

說部叢書

第六初集
第十編

言情小說

尸積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林 琴 南 先 生 譯

言情
小說

迦 茵 小 傳

定價大洋一元

是書下卷舊有蟠溪子譯本久已風行一時膾炙人口惜闕其上帙致閱者鑿其果而莫審其因未免悶損林君琴南於哈氏叢書中覓得是書足本特為多譯以曲折生動之筆達渺綿佳俠之情不媿稱曠代奇構且於蟠溪子原譯未嘗輕犯一字而纖悉精詳足補原譯所不及

言情
小說

紅 礁 畫 漿 錄

二冊定價八角

是書叙一女子貌美而多才偶掉小舟游海上邂逅一少年律師一見之餘兩情即洽俄而大風雨舟覆二人皆溺女瀕死猶握律師之髮力拔之卒俱遇救由是定生死交愛好之私甚於伉儷而終不及於亂乃其後又生種種阻力千磨百折卒之女為情而死以身殉情且以保全律師之名譽人奇事奇譯筆尤能曲曲描寫纏綿悱惻哀豔動人

言情
小說

洪 罕 女 郎 傳

二冊定價七角

是書敘一女子始與一貧士相愛悅欲委身事之願中間為家計所逼迫不得已變計許嫁一傾腹賈賈儉父也曾未幾時遽爾敗約而貧士適於意外獲多金足相响沫女卒歸之成佳偶焉其中情節談奇文筆優美令人閱之娛目快心允推寫情絕構

言情
小說

玉 雪 留 痕

定價四角五分

是書敘一書賈多財而驕性尤刻薄一少女著書售之賈賈刻待之賈有猶子心憐少女弗直賈賈怒並逐其猶子後賈因事航海適與女同舟舟破流落荒島瀕死而悔少女因感其猶子恩義竟挺身忍痛刺其遺囑於背歸國以誣之官設種種辯駁復袒背而示公堂卒爭回巨產而與其猶子成伉儷焉俠腸義膽密意深情色色俱到誠佳構也

尸櫃記

第一章

爾叔死。速來齊司門謹上。此乃孟秋之月。陰慘之晨。奧普利危。坐於英倫某肆中。凝眸注視之。亟迫短箋也。齊司門爲誰。奧固不知。惟函署自哥斯波鐵堡第三號寄。則來自其叔氏比谷邦。則各寓所。可無疑矣。管此函字畫。及稱謂。雖有錯誤可笑。然於姓氏居址。則端書無訛。奧反覆審視。心搖目眩。木然不知所謂者良久。念吾一家。止叔氏及女弟耳。叔逝世。益單衰矣。能無摧痛。分屬猶子。其間應盡事。或已往。或未。來。不知凡幾。更不知叔氏有何遺命。以處予及女弟。提梨薩也。

沉思之際。忽肆主前謂之曰。奧普利。何事殆寐耶。奧聞聲。駭立。頰微頰。若有慍色。徐答曰。否。非寐。頃得書。言余叔死。趣余歸耳。亦許假否。蓋奧不得已。備筆。頗快。快時。流露於顏色。語言間。以年甫十六時。爲叔氏所逼。操業於此。已閱五稔。雅非所願。至是凶聞至。歸志益決。

肆主柯拉其名。方中歲髮作淺黃色。傍垂若纓。其貿易業。每至秋。糴賤販貴。事益繁。聞輿言。滋不悅。無如輿堅爲請。遂曰。我固知爾叔死。子必有大希望。故去志若是之。決也。輿曰。否。叔素貧乏。余且慮其遺債。方纍纍焉。有他望。柯曰。不然。五稔前。爾叔介爾。至吾肆時。固知其非貧者。比輿固憶及其叔。是時方衣一敝褂。色如土灰。不知柯何以知其非貧。躊躇不知所對。

柯莞爾曰。爾叔自言。幾不能自存。且衣惡衣。示貧甚。雖然。脫實貧。未必願作此態。爾歸亦無不可。惟一來復後。須復來。喪葬各事。可盡此數日中爲之。輿曰。感謝。度畢事。果無多日耳。柯手倚戶。柔聲謂輿曰。去矣。吾祝爾於途。得太陽之照護。於海嘗微鹹之空氣。勿忘爾叔。亦勿忘爾身。當兩盡。無稍偏。爾所以思歸若渴者。亦審此否。輿曰。唯唯。此正余意。叔撫吾女弟及予。使各得操業自立者。實出其賜。安可不盡余職。以報逝者於九京。柯頷之。輿出。柯竊喜。輿叔既乏遺產。則此後不患其不仍爲吾用。蓋輿性聰穎。以忠直自持。處事復便捷。爲主者所倚賴。此柯所以惟恐其或得遺產。不

復作依人計矣。

時奧擬欲先見其女弟提梨薩。再往哥斯波。惟肆中事尙須交代。且火車行有時。不能遲誤。遂怱怱發電致提。亟束裝就道。僅挈一皮篋。服物畧具。至華鐵路。卽乘三點三十五分之火車。往波士畝港口。寒風漸動。日光黯然。比購券登舟。風益銛利。白波漂撇。景色淒淡。奧感不自禁。

自叔氏在時。己未嘗一至波鐵堡。於何所覓其居。籌慮間。顧舟中諸客。老稚男婦。軍宦相錯雜。或巍冠疑如。或先以雨衣被體。行櫟櫟然。或手花筐。鮮靚悅目。狀態無不有。奧至是賴以破慙。舟穿行於快艇商船之中。蜿蜒循轉。左則兵艦林立。危檣轟雲。右睇岸。則運車軸相接。魚貫絡繹。回顧波士畝。惟見一片淡紅屋脊。隱界於曇天碧水間。

少頃。橫舟於哥斯波之赫得馬頭。奧隨衆上。抵一小岡。有遊氓。見其四顧躑躅。知自異鄉。至。爭爲獻勤。冀有所獲。奧悉辭之。卒詢途於一舟子。行數十武外。荒野草蕪。道

旁多破屋。巨木參錯。出徑始達鐵堡。則氣象一變。敝舍舊宇。雖間有之。而巨室傑構。所在多是。雕楣續戶。窗櫺博敞。綴以園圃。林石清妍。有小河外通港口。潮甫落。舟檣鱗鱗然。參差排列。輿觸景動懷。裴回不置。

瞥覩第三號戶前。立一中年婦。似蹙然有憂色。衣履彫敝。肩圍搭膊巾。輿退縮數武。見此廬與相接聯者。凡四。前植老樹三。葉經秋脫落殆盡。由樹下睇屋山。巖然離立。室牖則垂簾甚密。第一號牆磚純赤。其二三四號。瓦色皆灰。間雜以赤。第三號與第四號共一拱門。門內石堦列左右。輿熟視久之。面三號自語曰。此非吾叔十餘年間居室耶。叔窶貧。又何能儼此麗壯之宅。斯真出余若妹意料外矣。

語次稍進。見牆根有二穴。蔽鐵柱以洩溽氣。廳事廣袤。碧幙高舉。婦人顧輿。畧舉首曰。君爲梅理士奧。普利先生耶。輿曰。然。主人殆密色司齊司門歟。婦曰。否。余非居停主人。卽指街中敝屋數椽曰。余居於是。余一傭婦耳。已又曰。比谷先生不能獨居自爨。故傭余爲助。輿領之。歷階上。齊隨入曰。余頃在門。卽所以遲君來也。

輿入室。覺微有穢氣。再進氣更甚。輿回顧齊曰。此室似扃閉久。故有此等空氣。齊點首數四曰。此間非語所待。余闔戶後於寢室。當盡以所知告君。俄寢室戶闢。輿退縮不前。齊小語曰。比谷先生憩所在後。當導君往。至則室頗幽暗。陳列之富如廳事。所以布置者均秩秩。几皮一華製寶匣。緻美無匹。近牖休息椅一。色古而澤。質殊堅。齊曰。此比谷先生心嗜椅也。常憩於此。君念先生請留此。勿他嚮。

輿見室中物備具至麗。私念叔必無遺債。方嫉嫉然竊喜。聞齊言訝曰。餘物皆當嚮耶。豈吾叔有此遺命。齊曰。否。嚮與否在君。余何敢饒舌。乃出紙喟然曰。余之知君。卽以此紙憶某日。比谷先生以此授余曰。此吾姪姓氏及居所。一旦吾若不幸長逝。子其以此致之。嗟夫。不意此言今日遽驗。輿時正諦視室中物。於齊言僅領而不答。齊遂引輿入臥室。一尸橫陳於榻。卽比谷也。貌華美如生。幾不識其爲已逝者。齊曰。吾識比谷先生。於茲數載。從未見其顏澤若是。今面雖失殷色。而映麗實較生前過之。輿率爾曰。然則余叔何爲而死。齊搖首不語。卽引輿出。徐曰。比谷先生身死之故。

言人人殊。當余見其橫臥於屋後時。卽請……奧亟曰。竟絕於屋後耶。齊曰。然。昨晨入後戶。見先生僵臥於地。撫之不動。體已冰。驚不知所措。見鄰右一小童。卽囑其速。最近之哪克司醫士來。奧曰。醫士何語。曰。彼云。比谷先生乃死於搃殺者。

奧頓變色曰。搃殺耶。齊曰。然。彼又云。喉有指跡可驗。且兩腮紫黑色。則爲人壅口不能聲。又可知矣。臥室中幽暗。君故未見痕跡耳。奧慄然曰。然則必白當事者。督驗而後可。齊小語曰。哪醫士亦如君言。余本擬偕醫士往報所司。而路人百喙皆主令終之說。輒阻我毋庸多事。奧曰。搃殺爲令終耶。齊曰。噫。豈其然。哪醫士之言。余所深信。無如此死耗出。觀者絡繹。麇集於茲。哪醫士雖指說歷歷。衆連拄之。嘈嘈然。一口不能敵。有俾路牧師。與先生素信之醫士劉克。共力詆醫士之妄。謂比谷先生實死於中風。雖然。先生胡至得此病哉。

奧本不願其叔得橫死。名聞中風。一語頗與意合。欲卽此事。默然有間。齊又曰。以中風卒。誠爲令終。況劉醫士亦夙有名譽者。君信。中風。斯中風耳。雖然。哪醫士老於

所事以精練稱語皆有證亦未可厚非也渠昨邀某某二人至示以搯痕及兩腮紫黑處又語所以致死之故余見其忽俯取死者冠冠中似有物作蛇形卽納諸衣囊中緘口而出

奧傾耳以聽毛髮俱竦曰吾當往見此兩醫士彼等居所安在卽欲啟戶出齊止之曰君勿亟見醫士固易卽見牧師亦非難奧曰牧師余不願見也齊曰比谷先生亦素不悅牧師余在此數載未見其一日往詣卽俾路常來訪亦謝不與接奧自思叔素以教會事告吾曹何以惡牧師至於此極又詰哪克司醫寓齊復止之曰勿亟請進小食而後行君在此抑偕往庖所奧曰吾亦欲一詣庖所行近梯覺穢氣逆鼻觀俄有微香自東室出遂停其趾齊趣之始下曰是何足奇室中奇異正不止此余意此屋固特出於哥斯波卽謂波士畝中無足以貳此屋者亦無不可比谷先生夙操何業余實茫然惟累歲所積金錢珍異悉貯於此則余可斷言就余所見或以篋或以囊宏鉅纖細千名百種數不可縷以指值當不貲皮藏之富欲覓一相埒者必不

能得。

奧聞之。無語。至庖。室益淺。齊燃燭一。爲設食飲。又言前室卽爲比谷先生儲藏處。此庖地不過十尺。自先生死。無敢進此者。蓋先生卽斃於庖後。割烹所門外。昨吾入所。見庖門仍扃鑰。鑰則置食器匱中。如常日。君試思之。脫先生果以中風死者。又何能從容扃門。置鑰乎。奧曰。然則爾意度何若。齊曰。先生嘗懼穿窬爲患。是夕必聞室外有聲。故由庖所出視。旣出。慮賊或乘機入。遂扃其門。且前廳事中。先生常攜之杖。今已失所在。度必取杖驅賊。轉爲賊奪。致遭扼吭之禍。傷哉。語次。色大戚。

時燭光青熒搖搖。然尤爲慘楚。奧見之不寒而慄。久之曰。賊爲誰。爾能測得否。齊曰。此非余所知也。且衆喙紛紜。知先生有積蓄者。莫不力言其死於疾。發。奧曰。汝以爲吾叔由吝嗇致富有耶。曰。否。否。比谷先生。豈守財虜比。彼生平直一謹厚長者。且嘗自言度藏各室。僅塵屑廢物而已。然外人涎之者。非止旦夕。狡黠之徒。思逞其技。冀一實其貪壑。故乘夜潛伏屋後。擬由庖所入室中。奧曰。何以知之。齊曰。昨晨。吾於庖。

之。左。右。見。有。鞞。跡。庖。前。跡。尤。密。必。賊。欲。力。折。鎖。而。未。果。惜。足。跡。余。已。掃。除。矣。言。次。復。舉。燭。巡。視。曰。此。間。尙。有。一。二。可。辨。奧。方。舉。步。俯。察。忽。戶。有。剝。啄。聲。齊。曰。若。輩。不。憚。煩。又。復。至。此。奧。詰。爲。誰。齊。曰。貌。爲。長。者。耳。自。比。谷。先。生。歿。來。此。自。陳。願。相。助。者。更。僕。難。數。實。則。中。不。可。問。覬。覦。厚。蓄。圖。得。一。饜。而。已。

時。搗。戶。聲。復。作。齊。徐。行。至。割。烹。所。開。外。戶。奧。聞。門。外。人。云。有。所。用。願。效。勞。齊。答。云。無。須。爾。卽。聞。闐。然。闔。戶。及。門。外。喃。喃。且。行。且。怨。聲。齊。入。斂。食。具。曰。來。者。爲。惡。徒。嗟。非。振。司。然。吾。不。彼。畏。也。齊。忽。鶴。立。傾。聽。門。外。似。有。履。聲。色。爲。之。變。小。語。曰。此。當。是。怪。眼。人。君。與。我。同。出。言。未。已。搗。戶。聲。作。奧。隨。齊。行。拔。鍵。關。關。見。一。人。面。青。黃。鬚。髮。籠。籠。然。略。斑。白。齒。體。體。外。露。二。目。一。棕。色。一。若。冷。灰。睽。睽。可。怖。強。作。柔。聲。謂。齊。曰。若。欲。傳。郵。或。巡。護。此。屋。當。盡。力。任。之。齊。設。辭。堅。卻。其。人。固。請。聲。漸。厲。竟。跨。闥。入。暗。中。適。撞。奧。胸。次。驚。躍。而。出。回。首。向。齊。唧。唧。作。詈。語。倏。已。不。見。門。旣。閉。齊。奧。偕。入。相。覷。黯。然。者。久。奧。始。小。語。曰。彼。爲。誰。齊。曰。吾。不。知。其。姓。氏。惟。數。日。前。來。此。似。有。求。於。比。谷。先。生。先。生。接。見。

後。退入臥室。面色非人。若甚惶恐。卽不復外出。詎竟遺此不測變也。

奧思齊言。不爲無因。或可由此得戕叔者。忽聞前有門鈴聲。偕齊持燭出。一人入。年可五十許。衣武服。容則藹然。問齊曰。比谷先生之姪戾此否。奧挺身前曰。君劉克醫士耶。曰。否。非彼。儉父。吾爲哪克司。奧求原失言罪。哪笑曰。吾正欲君誤認耳。君當是比谷先生之最近親屬。今有所知。願以奉聞。奧曰。吾叔親屬。止余及女弟二人。哪曰。請入廳事。剖衷曲。密色司齊司門。得一燭。見賜否。曰。唯唯。此間無煤火。當備一燈。哪曰。燭可矣。遂偕奧入。卽闔戶語之曰。密司忒梅理士。君叔生平所爲。殆如狂人。奧訝曰。胡云爾。余叔何所爲。余無從知。且亦無傳述者。哪曰。少年勿懼。密色司齊司門。若已盡舉以告君。則吾言固不足駭。奧曰。已畧言之矣。哪曰。甚善。雖然。吾尙有言。昨晨吾至此察驗時。得一物。循玩之。不啻作泰東遊。奧注視醫士曰。是爲何物。哪由囊出一紙裹。置案上曰。君叔乃喜戴豚尾。卽假此吾於其冠中得之。奧驚曰。豚尾耶。哪曰。然。然無足怪。吾取此物時。卽密色司齊司門亦不之知。此事吾誓不外揚。君亦祕

勿洩。乃以紙裹授奧。奧致謝。哪出。奧隨之。哪又回顧曰。曾覓得君叔遺囑否。曰。未也。哪曰。此乃極要事。安可延。君宜屏牧師醫士輩。躬自尋檢。不可輕忽。言已。辭去。奧尙欲有言。而哪醫士已轉瞬杳然矣。

第二章

齊司門見哪醫士行踪詭異。意頗不適。又以奧欲外宿。益寂寥莫遣。仍呼其女芬泥爲伴而已。是夜。奧寄宿鐵堡旅館中。晨歸。齊告之曰。頃屋主菩郎君。屢於室前後。徘徊躑躅。不知何意。奧欲往見之。齊指一中年人曰。此卽菩郎君。矚之。貌龕鹵。肩頗寬。臂下懸一遠視鏡。方引眸四顧。卽趨出。呼奧語。其人曰。君胡事呼余。奧曰。余爲比谷兄子。君非吾叔氏居停主人耶。菩曰。嘻。比谷乎。其強禦哉。狡猾悍黠。吾無可喻也。奧曰。叔所爲。余素未悉。所欲問者。儻居賃限而已。菩曰。賃云乎哉。以彼黠狠之技。何患不爲所有。固已屬之矣。奧曰。買耶。曰。然。僅得半值耳。畧點首。卽別去。且行且自語。若怨艾者。

奧思屋既屬叔。則遺產必不貲。除余及女弟外。孰敢涎及幾微。乃入問齊曰。吾叔常交往者爲誰氏。齊曰。未之見。奧遂照貧人例。葬比谷於最近墓園中。蓋從劉克及俾路言也。二人嘗以爲屋雖屬比谷。所藏度決無珍異。劉語奧曰。君叔祕室頗多。某日曾引吾至一所。環視一週。觸目皆敝帆殘盃。枯草敗筐。無一貴重物。爲子計。盍盡取鬻之。然後痛糞除。使諸室請潔。則空氣一新。以居廬作儲所。殊非衛生之道。且比谷君嘗爲余言。屋多鼠擾。人難寐。奧曰。感雅意。余力能及此。自當遵行。

客既去。奧憶哪醫士言。遍覓遺囑。卒於比谷牀後木匣中。得紙一束。檢視之。果得遺囑。中言以居宅畀姪梅理士與普利。所有動物產。則奧普利與妹提梨薩共分有之。書者爲律師勒克司助實夫。證者爲門呢司洛牌及波德約翰。簽押則比谷邦則各焉。察時日。乃十年前所作。其餘數紙。則爲送貨單。或送比谷。或威廉。或孤羅士。貨名則絲帛緞棉。香木美磁。墨西哥器械。俄印皮革等不一。奧得此。喜心翻倒。目爲之眩。久之。自語曰。此皆余及提梨薩應得物。當往各祕室中一察之。已而曰。室既鍵。顧安

所得鑰。瞥觀。拋上懸一舊衣。試探衣囊。得錢一。鍊一。再探一囊。則各鑰在焉。輿得鑰。又入比谷。自修室。報章積纍纍。無他書。玻璃架中。則貯酒壺。錯雜置。知其叔固亦一善飲者。傍窗一古式寫字檯。上有函發閱。則比谷數日前所作書也。書云。

吾親愛之奧。普利閱前耶穌誕生日。並耶穌再生日。均得爾兄妹職書。蓋此書之作。爲汝曹職分內事。非我能表親愛之深情。致汝曹作此也。吾本無事爲爾告。惟近遣一人。吾甚不欲再見之。夫懸揣之。患可勿櫻心。實見之。禍甯能愬慮。吾逆料此。後將不得安居於此。且深虞禍將及爾。余一旦去世。可盡得吾所有者。惟汝曹二人。故不得不爲爾言。預爲籌畫。吾有仇人二。皆與我恨深刺骨。吾旣死。恐若輩將擾及汝曹。此二仇。爾當已遇其一。其所以待我者。亮亦略有所聞。其一人。爾尙未知。吾惟望爾終不知之而已。二仇之名。乃……

書至此。中輟。與察書末數字。字跡欹斜。度比谷作書至此。必窺見仇自外至。戰慄不能下筆。強作數字。而仇已至前。遂爾絕筆。沉思久之。納書衣囊中。就檯作一長函。與

其妹提梨薩趣其來。

提是時在哪頓胡利斯大賈伯林頓探晤士家。充女師職。十八歲時。比谷即使離巴黎學堂。轉薦諸伯林頓。令自營生計。故提嘗有怨言。思叔氏若善爲吾謀。則所依必有較優於此。伯林頓者。長身而鈍目。擁厚貲。坐食居屋崇宏。田園鱗比。妻爲友所刺。僅遺二子。長爲古蘭費。行賈於澳洲。次高羅德。好嬉遊。留侍左右。嚴加約束。提所教授者。爲繼室所出之二女。阿保魯。白烏勒也。高雖制於父。猶時時乘間出自見。提卽心醉冥想。無已。其他概不足當意。趾且不越門闕矣。爲母所覺。頻訶責之。不能悛。母年四十許。體魁碩。得其父遺產。至夥。故高父甚愛之。是晨。高及提方朝食。互相言笑。母努目磔磔。旁視間。輿信適至。提見黑角。知爲要言。卽在當前發閱。竝謝失禮。俄驚詫之。狀現於色。高小語曰。令兄無恙乎。提曰。否。否。吾叔遽逝世。日前得吾電。知已往哥斯波。不意以叔死。乃有斯行。遂謂伯林頓曰。叔待吾兄妹厚。茲得噩耗。恨不著翅卽歸。乞暫返。諒能見許。言次。歔歔嗚咽。淚滾滾若雨。

下。主婦曰。吾甚爲女郎戚。惟此時吾將赴省。尙希作數日留。提曰。余固知之。然吾兄趣余送葬。竊思所以報叔者。僅此一時。脫不赴。何以對吾叔。且無以見吾兄。主婦曰。女郎本以叔命。屈居於此。盡職教授。卽所以報叔。不歸亦可。

時伯林頓方口咀餅。目注報章。初不留意。瞥覩高斜坐。傾首向提。提頰赤淚下。驚問曰。何事。噫。高羅德爾又擾梅理士女郎耶。可亟去。高回首端坐答曰。否。不在我。伯曰。然則何爲。婦高聲答曰。梅理士女郎以叔去世。欲亟歸。不幸適吾將外出。二女稚。不可無筮視者。故婉乞暫留耳。提淚眼視伯。伯謂婦曰。叔死不歸。非人情。爾何挽爲。又顧提曰。吾聞此。殊不暢。尙望君叔。當有遺產授女郎。提曰。有之。伯曰。然則當亟返。否則於禮不合。伯妻聞言。縮頸久之。乃微哂曰。噫。探晤士何不試一深思。使梅理士女郎得遺產若茗。盃酒。卮類者。豈能舍此。舊業卽足自存耶。爾雖思不及此。梅理士女郎豈昧耶。高聞此。坐不能安。提則立起呼曰。吾歸計已決。婦曰。固欲歸者。又何能強。恐將情盡於斯。令我不得再覩芳範。且奈何。時伯父子亦力爲挽留。提趣奔臥室。

且呼曰。吾可從此絕迹矣。密司忒伯林頓乎。密司忒高羅德乎。感君多情。祝君多福。闌十五分鐘。束裝畢。乃以裝授僕。運車站。已則環各室。且與諸女傭別。尋阿白二女。不得。遂舉武疾行。淚潛潛不已。提平日嘗與高談笑相悅。至是驟分張。不能。忽然去。抱默念。高何以竟無好語慰我。忽後有履聲頗促。度卽爲高。然疾行如故。不復回顧。俄而其人來前。手花一束。方喘息不定。且曰。忍哉。任余力竭。追不一回首。何也。無已。將此花作臨別之贈。提心搖搖。不知所答。注目花蒂久之。曰。君採非其法。傷幹矣。高曰。匆遽中。惟恐卿去遠。又何能兼顧。卿此行。固不可不使卿知。有一人。耽憂悒悒也。已而又曰。歸後能枉書否。提曰。書耶。則非我所願。高蹙額曰。然則吾將來必至哥斯波。一望顏色。提哂曰。勿庸。雖然。恐亦未必。度繼吾職者。猶未到。而君已漠然忘矣。高曰。卿尙未知我耶。婦女每詆男子無心肝。無知覺。無思憶。及遇頑夫驕子。則又噤不一語。吾真不解其何意也。提曰。彼輩胡足言。我則不爾。高曰。噫。卿亦其一。雖然。今不復喋喋。他日余至哥斯波訪卿。并謁卿兄。卿當自咎此時設想之誤。提曰。吾亦望

君與吾兄能沉瀜耳。高曰：然則卿兄將崖岸自峻耶？提曰：吾兄爲人嚴肅寡歡，君平日未能以此自持，知非君所樂。高曰：我能之。我亦樂之。卿兄植品至高，誠第一流端士也。愧吾向未之知。提曰：噫，我固猥賤，安得有第一流爲余手足？高曰：誤矣。吾正深恨得知卿兄之晚，使余不及親炙。卿何便以冷語相加？繼又曰：吾有一舊同學，業醫於波士畝，亦一端嚴士，其練達篤誠，必爲卿兄所重。卽卿見之，亦當勝見鄙人萬萬矣。

提不語。高曰：言不謹，伏俟重譴。提曰：吾將往見之。高色微變曰：寡情哉。提婉聲曰：情愛之感，余豈木石？密司忒高羅德君，誠摯實無其匹，不僅駕密司忒伯林頓而遠過之。雖然，吾人固當勝耳。高曰：卿勿言及密司忒伯林頓，彼雖泥古，不合於世，然分則居尊，且世人類彼者正復不少。又何尤？提曰：與此輩處，何以爲歡？高曰：彼雖難與共處，不知其實能撫育教訓，一可與共處之人，且爲卿所嘉許者。

語未已，一車迎面至，車中正伯林頓也。提不欲見伯，卽與高握手別，疾就小徑趨車。

站高亦他去。提至華鐵路。卽以首塗電其兄。比達波士畝。甫下車。奧已來逆。相見驩甚。提驚問曰。奧普利無恙乎。面何洞赤。奧曰。吾面赤乎。吾自到哥斯波後。無日不在。驚惶駭怪。中容色之變。亦勢有必致。又曰。若輩亦許妹歸耶。提曰。噫。言難驟罄。容徐述。奧曰。吾近日所遇。尤奇詭。且若波瀾層迭也。

奧等旣渡。遂登陸。提暢攬風景。怡然樂之。抵家。聞奧曰。前所遇事。並見比谷遺囑。悲且佈。卽欲引身避。慫奧趣圖他徙。且曰。此屋爲蓄禍所。非吾輩所宜居。且祕室。尤可恐怖。亟離此。亦無事搜索。奧故壯其氣。強言無悸。以慰其妹。時齊司門方進茗食。提欲別得一匙。啟屨檢覓。忽噉然駭呼。卻步逡巡。奧亦變色起立曰。何故。提戰聲曰。屨中……有物……其蛇耶。

奧至是始知爲日前哪醫士所還之假辦。遂述其言。提曰。異哉。奧曰。無他。正不必以此擾擾。惟吾英人而有豚尾。斯亦大詭詭事。雖然。吾聞叔壯時。嘗遊泰東各國。在支那久。具歷危險。戴此豚尾者。從支那土俗耳。提曰。此間非東土。叔亦何用此爲。奧曰。

凡人習慣。卽成第二性質。極難移易。叔久客支那。旣飾此。則愛不下支那人。雖歸國。猶隱存冠中。不忍離棄。第此事當祕勿外揚。令人齒冷。提曰。善。奧見提色尙未復。恐或致病。卽邀提至己所居旅館中。是夕。提以次日將喪祭其叔。方部署衣服冠履。室中事不復掛慮矣。

祭事畢。奧憶及遺囑。偕提往謁律師勒克司。勒克司者。雖中年。貌仍少壯。觀提麗容。竊以鰥魚自喟。雖索居久。一見固未能忘情也。勒言如有所須。願效力。惟以不能得。比谷先生之信用爲恨。故所知未深。且云。祕室中物雖稠疊。皆竄敗者。必無珍奇。戒奧等毋庸過望。奧提回寓後。倚牖望舊廬。叢樹陰森。景益荒落。

翌日。郵傳兩書來。一致奧。一則致提。致提者爲伯林頓所作。畧云。前以敬愛故。致越禮強留。不意語未檢點。竟至無狀。愧悔何及。倘蒙不校。迨其罪愆。望仍臨敝廬。維持教務。卽來此作數日遊。余輩亦得以謝罪。幸甚。提閱竟。喟然長歎。奧閱書訖。授其妹曰。吾自當行。此人或有所見。爲我助。亦未可量。提覽之。書曰。

若比谷先生之姪梅理士。能於星期六下午三句鐘時。待我於維多利亞車站。當有要言奉告。想亦彼所樂聞。是時衣淡紅頸巾者我也。星期四自倫敦寄。

提曰。吾細察筆跡。知必爲婦人作。此婦人必曾受教育者。字畫之荒率。筆力之勁鷲。皆有意爲之。使閱者不疑其爲婦人也。其中必有詭詐。兄勿往爲宜。奧復取書諦視久。頗服提之善測。顧其心亟欲得究竟。思潮驟湧。漲力轉增。曰。時則星期六下午。地則維多利亞車站。屬目者衆。度必無不測之禍。又何懼而不前。且叔氏生平奇迹。難以一二盡。際此駭疑交集之時。倘有足資以解冰破的者。豈反卻而不就哉。提不語。亦以伯林頓之書授奧。奧卽慙提作胡利斯之行。以全交誼。將來卽無遺產可得。亦免再覓棲枝。提聞之。適如己意。善固別有繫心者在。遂曰善。乃作書答伯林頓。言翌日午後。可抵胡利斯。奧言如有奇遇。卽走函相告。提首應之。

既別。提行至胡利斯車站。見伯林頓與高羅德來逆。高卽耳語提。勿談及遺產事。提領之。遂同車歸。爲賓主如初。伯林頓於無事時。從容述其壯歲所歷。皆躬冒危險。或

作滑稽談。令人絕倒。提與高甚樂之。一日膳後。賓室內爐火煜煜然。列几飲咖啡。環坐清話。伯林頓既備述駱駝死於沙漠事矣。高曰。甚欲聞四惡徒故事。乞詳言之。伯停眸凝思。久之曰。惡徒耶。豈吾前亦以是稱若輩耶。高曰。崇稱之則曰英雄。實則與惡徒何異。提曰。密司忒伯林頓。無論稱之當否。願不吝口舌。幸甚。知其中情事。必大有詼奇可聞者。伯曰。然。又顧高曰。高羅德此節。吾似已語爾。曰。否。某日父與客縱談及此。吾於戶外。略聞梗概。亦粗能述之。提曰。若述梗概。恐無信若者。高曰。吾父所述。亦未必皆真。事既無證。孰又能信。伯曰。此事去今雖遠。吾可決其非妄。高曰。去今幾許時。伯曰。忘之矣。時日可不必計。

時伯飲咖啡少許。曰。某年支那外患內訌。一時並作。商船多往來於戰艦快艇間。貿易逐利。中一舟夜觸礁沉沒。舟人多死。得生者僅六七。中四人結爲黨。互相救助。誓同禍福。時無楮墨。止口約而已。四人中吾英居二。餘爲他國人。英人中。有名毗羅者。居支那久。土俗罔不瞭然。以富室擁巨貲。倉皇避亂時。多以珍寶窖藏土中。可搜掘。

而得。乃於某夜。瞰其同黨酣寐。潛行出戶。不意爲黨中葡人所覺。亦潛步尾之。俄抵一神廟。見毗羅手一鏟。鋤牆隅不置。葡人歸告餘黨。二人以事事正。毗羅是賴。禁勿聲。葡人性素鯁。不聽。翌日。突詰毗羅。夜間他出否。毗羅曰。無。葡人怒。力詆其詐。手擊其面。觸指環。血出。在毗羅體。力實數倍。葡人脫決鬪。葡人必負。然毗羅不爲此也。徐以巾拭血。默然避去。雖然。餘黨三人。自是日後。實不能無疑於毗羅所爲。

一夕。皎月懸空際。三人者臥而僞寤。毗羅又私出。葡人又迹之。餘二人不能阻。翌晨。二人起。見毗羅寐方酣。葡人則不知何往。提聽至此。驚呼曰。噫。險哉。高曰。必爲毗羅所殺無疑。伯曰。然。自後。餘黨。栗。顧欲得毗羅。虛實朝夕相處。出入必共。時探毗羅所爲。未得也。偶行海濱。見毗羅方荷一巨篋。藏叢莽中。遂詰責其無故負盟。毗羅瞠目良久。始力辯。非敢自利。實因耳目衆。脫多人爲之。恐非惟無補。且足致敗。故不辭。獨身勞苦。力任其難。冀事成後。均分所得。詎私願未遂。卽已見疑。區區苦衷。倘蒙諒。二人雖明知其詭詞。惟唯唯不與辯。

既又逼毗羅同往一覘珍窟。然內藏幾何。尙未之知。迨括取既空。乃僱舟運通商口岸。一夕。放舟中流。二人互相耳語。他國人謂英人曰。毗羅私運皮都魯之尸。密司忒平克知之否。皮都魯卽葡人也。平克噤不敢答。忽大怒厲聲曰。賊之多少。爾旣知之。而不我告。是誠何心。他國人亦恚握拳痛擊平克。還抵俄他國人拔刀刺平克。肩鬪聲大擾毗羅。始出陽爲解釋。乘機投平克水中。提曰。平克又死耶。伯曰。否。平克隨流下爲漁舟所拯。得不死。或云毗羅之待他國人亦如平克。提問曰。然則珍寶何屬。伯曰。是未可知也。高曰。或終至人物兩亡而後已。伯笑曰。吾尙望爾言或果中耳。提謂伯曰。事無歸宿。殊失聽者所望。伯曰。往事耳。閱時久。不免挂漏。高難之曰。父曾言通商口岸。然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前。支那固無通商口岸。何謂久遠耶。伯色微變。曰。事在何時。吾固言已忘之矣。高他顧曰。吾聞支那人仇外之心至重。意毗羅必聰穎絕倫。始克安居東土。伯曰。威廉毗羅不特能操土音。且衣服冠履悉從土俗。而腦後垂豚尾。儼然一支那人也。高曰。黠哉毗羅。伯忽切齒厲聲曰。黠乎。彼實世界中一。

巨惡也。高方竊笑其父。無故忽作瞋目怒容。復旁視提。容若死灰。驚悸之狀。流露不能自匿。懼爲人覺。趣至窗前。曰：燠甚。燠甚。實則手冰而面雪也。

第三章

提之疾趨窗前也。密司忒伯林頓倉皇離坐。高羅德亟起扶提。防其顛仆。密色司伯林頓方背窗假寐。驚寤問故。且曰：梅理士女郎無恙乎。提心神既定。覺身倚高臂中。面轉頰。亟起立。高掖之就睡椅。氈圍其身。巾覆其首。啟一牖。引空氣入。頃之。高小語曰：無傷也。遂扶提至露臺。吸取新空氣。是時。伯以其妻酣寐。不知頃所言。乃備舉以告其妻。反怒伯誣其寐也。曰：頃談古事。吾悉聞之。伯注目久之。曰：恐未必如梅理士女郎教我以戲貓法。若則未之聞。伯妻曰：噫。胡云未聞。吾方笑其法之未盡善也。伯噉以鼻。其妻喃喃自語去。伯亦笑而出。

至露臺。見提方亟離高羅德。趨臥室。闔其戶。若恐高之隨入者。伯視提仍有震驚狀。殊不解其意。惟隔窗相矚。提曰：密司忒伯林頓願詰君一言。所云平克尙在否。伯志

志。不。知。所。對。提。驚。惶。愈。甚。曰。嗚。呼。吾。知。此。必。爲。近。年。事。且。吾。知。……言至此聲咽不
得。出。既。思。此。事。果。涉。亡。叔。者。言。之。則。聲。名。掃。地。盡。矣。遂。止。不。語。伯。曰。女。郎。何。故。作。此
問。提。垂。首。曰。此。事。至。爲。離。奇。吾。甚。願。畢。聞。故。望。君。詳。示。耳。伯。曰。吾。亦。願。能。再。言。一。二。
女。郎。斷。此。爲。近。年。事。信。哉。提。曰。四。人。中。君。有。相。識。否。曰。吾。識。其。一。吾。識。平。克。提。曰。平
克。何。所。爲。伯。曰。非。我。所。知。亮。彼。必。無。異。常。可。駭。事。足。助。吾。曹。談。趣。提。曰。信。乎。伯。領。首
曰。然。今。平。克。死。矣。提。聞。愁。容。少。釋。惟。長。吁。而。已。

伯。曰。女。郎。聞。平。克。死。如。釋。重。負。何。也。提。雖。心。疑。此。事。或。有。關。於。其。叔。顧。不。敢。嘗。嘗。言。
自。念。輿。菩。利。外。果。無。可。與。語。乃。他。顧。言。曰。彼。輩。生。死。與。余。風。馬。牛。耳。竊。恐。君。亦。未。必
真。識。平。克。伯。曰。女。郎。如。有。所。知。不。妨。語。我。彼。輩。四。人。實。皆。惡。徒。吾。雖。面。平。克。數。次。至
平。克。在。其。黨。處。何。等。勢。位。吾。實。未。知。提。不。語。頃。之。曰。黨。有。他。國。人。二。一。則。皮。都。魯。敢
問。其。他。蓋。憶。及。其。兄。所。告。所。謂。怪。眼。人。者。疑。必。爲。四。人。中。之。一。故。亟。欲。知。其。名。伯。曰。
是。爲。麥。司。土。刺。蒙。其。人。貌。惡。乃。墨。西。哥。土。著。或。云。爲。巴。西。產。未。知。孰。是。提。方。啟。戶。欲

再致詰。高奮然至。既入室。伯請提奏琴。提素喜密色。司伯林頓善歌。命僕往趣。已而琴聲作。以花逢春。長相憶。諸歌合之。颯颯移情。既闕。提又議四人合唱。琴聲外。惟聞密色。司伯林頓聲最嘹亮。籠罩一切。伯則附麗其後。高乃引吭。激盪欲炫。其異。卒相戾。不能成調。一笑而罷。

翌日。星期。提思胡利斯郵局已閉。兄書自不可得。遂偕伯林頓輩。赴教堂聽講。歸至膳室。食次。伯林頓夫婦。暢談教旨。絮絮不休。聞者皆厭苦。既夫婦相將去。提亦攜阿白二女。出入園。步草徑上。高隨之。語阿白曰。園外有雞。爾曹可往。參之。二女圓目直視。疾趨出外。提大聲阻之。不顧也。提意蓋以伯林頓夫妻嘗言。星期爲休息日。雖雞犬不可使勞。倘散穀雞羣。當分飼。不當合參。以合則羣雞必妒。食相爭鬪。非休息之道。二女既去。提瞋目視高曰。君何乃若此。吾固不願以此教孩輩。且彼二人智竇已開。安可一任其嬉戲。使密色。司伯林頓聞之。將何以對。高曰。彼二人頗知事。似亦無害。卿殆恐彼等知吾將與卿密語。故遣之使去耶。至密色。司伯林頓。吾決其不能

有聞提曰。聞與否。非吾所慮。高曰。卿此次辱臨。在遊客之列。非繼曩職。卿知之乎。提曰。噫。果然。然君亦知吾仍將繼曩職乎。密色司伯林頓曾言。吾可得茗盃酒卮之遺物。雖然……提恐言將不利於其叔。遂頓其口。高置指於唇。以示勿言之意。且曰。卿勿以此節語吾繼母。吾已告彼。卿歲可得千五百鎊。故忻然趣卿重戾。我今雖同卿作永日談。彼亦非復曩時眈眈顧視矣。提曰。噫。是何言歟。密司忒高羅德。君奈何給繼母耶。然則吾在此。真相已全滅矣。吾今卽當往語以實。高橫身阻之。且曰。以實情告卿。自思能否。亦知何爲實情。吾料卿應得之產。其爲多少。自問尙茫然也。提曰。雖然。吾想所值。固不足較。高曰。凡屬想象。卽非實情。是卿所欲言。安知非詭也。且吾繼母前策。卿必無所得。致彼此齟齬。今所以青眼相加者。信卿有歲入耳。提聞此語。知高甚口。已不能敵。知其詐。無由攻其隙。乃激而恚且悲。涕零於面。曰。君何作此不入耳之言。豈吾輩所當出此。高曰。何哉。請勿怒。我前欲往哥斯波。卿不我允。使我鬱鬱朝夕。私謂我不得去。卿或能來。想望旣殷。故出此策。且平人恨解人怨。雖有時從權。亦

君子所許。況吾所言。猶未必詐耶。他日吾言或中。卿將何以處我。提曰。詐僞事。無大小。皆非我所願爲。密司忒高羅德。吾始未料君敢作此玷君清品語。已趨出。高尾之曰。卿何作此言。豈有人疑我所爲。將以自利乎。提突然回顧曰。然是有人焉。我卽其一。

斯言也。非惟高不知所對。卽提亦自覺出言斬截。不知所繼。久之。高曰。吾生平自信。當不見鄙於人。吾性喜無爲。人盡知之。嘗以是爲別畧。卿若必鄙我者。則我將易無爲爲有爲。且將使卿爲奇珍瑰寶也。提微哂曰。君心性敦厚。吾所夙曉。願此後勿及可敬可鄙之言。吾固知君非此之徒也。高曰。非可敬者乎。曰。非可鄙者流也。又曰。此事君若反復熟思。當必不出此。高曰。雖然。吾目的所在。卿尙夢夢。今日之事。豈特爲我。且亦爲卿。否則人生至樂。交臂而失。誰復能追。提曰。何謂樂。何謂失。現在抑將來耶。高故囁嚅久之。始小語曰。吾父人多奉爲富家翁。自吾侍左右。見日用頗不貲。出入不得相抵。表雖豐腴。而裏實枯瘠。僮僕車馬。田園舍宇。雖未遷改。而珍寶珠玉。已

漸入債家。一旦傾頹。卽求爲邏者。爲御夫。且不可得。奈何。提且聽且察。高色覺淒楚。見於眉宇。知語必由衷。卽注目不稍轉瞬。高知提已見信。乃逼視之。眸光相激射。頓各卻立。高抑其聲曰。使卿而爲他女子耶。吾當吻以將意。提曰。使君而爲他男子耶。吾聞此言。且割席矣。高曰。吻乎何害。提曰。願君勿以此禮施我。高曰。忍哉。

提若不聞高語也者。逕出。率阿白二女入室。翌晨。輿無書至。提怏怏思歸。又念高向日所以對己者。恐稍不自持。卽爲情蔽。且僞託得產。以冀優待。羞恥之心。豈不喪盡。遂窺高父子赴省。始告密。色司伯林頓曰。吾兄近得微恙。心甚懸懸。請卽此爲別。密色司伯林頓忻然首肯。蓋彼以提旣豐於歲入。又注情於高。其將來爲吾家婦。當可操券。雖諾他日。不患其不挾貲而來也。

提至鐵堡第三號。齊司門笑逆曰。不意今日言歸。提笑應之。間輿音息。齊曰。無聞。方悵懣間。齊目注提曰。幸得再見。余竊有請。余與女決不欲居此矣。時方在前廳。事覺穢氣盈室。提亟開窗戶。見落葉颯颯然。隨雨而墮。空際則雲容靄靄。銛風射睫。觸景

有感。楚惻不勝。回顧齊曰。曷爲不願居此。齊竦手作驚惶狀。且徐行近提曰。余與女不願無故犧牲。此兩軀殼耳。自余在此。心無日不志。腦無時不震動。十餘日內。凡所聞見。縱幸不見殺。然幾死於怪變。慘怖中者數矣。卽昔夕及星期六之危險。至今思之。爲之心悸。若是者。雖日得百鎊值。亦不願守此地也。

提聞此。慮及其兄。或有不測之變。爲之毛戴。忽憶伯林頓所述故事。或實關係此屋。亦未可知。非舉其所謂駭怪者。窮究而揭破之。不可。念至此。毅然無畏。謂齊曰。舉爾所聞見。盡言之。勿遺。齊見提色不稍變。竊自驚歎曰。星期六夕。吾與芬呢在庖所坐。飲。忽聞室後似有人聲。念自比谷先生在時。以迄於今。每日薄暮。各戶皆鍵。人聲胡來。此至割烹所。啟牖視。見有一黑影。飛投浣衣室左近。駭絕。潛闔牖入。提曰。爾何不出前門呼助。齊曰。吾何嘗不知此。自吾出廳事。探首外矚。見遊手者結隊走衢路。脫招其一。衆將鬻至。故欲呼復止。中有孟呢士撲貝者。舊役於比谷先生。以整潔窗戶。遂囑其翌日來耳。

是時提促齊撮要以語。齊曰：是夕吾與芬呢在藏物所臥。寐方酣，忽驚寤，聞門外有聲。諦聽之，似有人將破扉入者。提曰：果聞若此。齊曰：然。吾引吭大呼，則聲頓寂。少頃復作。吾隨取鐵器擊地，鎗然作響。良久，門外不復作聲。然吾及芬呢不敢臥相對待。且提曰：其人曾見之否？曰：否。不惟不能見，且彼夜間欲破何門入，亦無痕跡。念室後各戶肩鑰至嚴，或彼踰垣而至，提思後牆雖不甚峻，然滑不著足，非輕捷若猿猱，無從攀援。復問曰：此事爾告人否？齊曰：芬呢以此語邏者，卽來偵察，並云夕當巡視。雖然，吾昨夕聞門外，仍似作聲，此吾所以不願再居此也。

提沉思踰時，意夜來者必爲殺叔之仇，乃奮然挺身執齊臂，呼曰：齊司門乎？吾曹當謀所以捕之之策。齊聞言大愕，曰：捕彼耶？彼不捕吾，卽已大幸。提曰：吾決彼不敢顯有所施。若捕獸然，當先設阱。濟則呼邏者繫之去。爾言有一人整潔窗戶者，吾忘其名，倘可用，當使相助。齊曰：其人乃孟呢士撲貝，性頗敦厚，亦壯勇。提曰：速之來，視其能供用否？又曰：今此屋益以二人，膽可少壯。爾與芬呢可仍居此。齊唯唯。提曰：今亟

待孟呢士撲貝來。共議辦法。齊曰。芬呢他出。吾再往趣孟。得無苦岑寂乎。提曰。否否。無爲我計。

齊既出。提至廳事。望窗外微雨止。天尙陰晦。路闃寂無人聲。忽壁中鼠騰躍。喧啼聲頗慘怪。提愀然變色。及見路有荷牛乳者躡跚來。心始定。頃之。齊引孟呢士撲貝入。孟貌溫雅。幼好航海。辭氣有舟人概。見提。卽言祕室中必珍異積聚。力懇搜取。提曰。此必待吾兄歸。言及此。又黯然久之。曰。吾叔好蓄瓌屑物。其實不足寶也。孟曰。吾深知比谷先生。必有珍蓄。遊氓輩引領眈目。涎垂一尺。非無因也。提曰。雖有所藏。然歷年久。徒飽鼠蠹。祇成敗質而已。孟不之信。惟言如蒙驅策。無不惟命。談次。一電至。始知奧至胡利斯相訪。適相左也。電言翌晨卽返。提忻然自慰。遂專力爲捕賊方畧。室後戶仍高鑄。以釋賊疑。割烹所門。則闔而不鍵。由割烹所至庖。有石階。窄且陡。惟室中人能升降自如。外人履此。鮮有不仆者。脫賊經此階。擒之較易。卽幸脫是險。入室後。非達祕室。則登樓。乃於室門內。懸巨鐵桶一張。以機械賊至。撥機覆其軀。倘登

樓。則嚴闔梯門。以絕去路。再呼邏者共捕縛之。既籌備。提與齊芬坐藏物所。扇戶以待。孟則持楮匿身梯下。先是。提以其叔所遺手槍授孟。孟辭不受。且曰。吾不欲。多傷人。楮擊足矣。提聞言。疑孟或亦賊黨。悔不知人事。已至此。噬臍何及。惟私望齊司門。母女或能相助。已又念若伯林頓所述。卽爲吾叔故事。則遺產亦不能爲吾曹獨有也。

提忽覺齊司門緊握其手以示意。時月色頗朗。時計表歷歷可察。目注室後。則隱約見割烹所。俄有聲自外至。似有一物獸行至。割烹所門前縮首而入。提默忖鼠竊輩。亦有黨援。脫以衆至。將何以禦。且設彼以行刦代穿窬。則勢益兇暴。念至此。惶怖欲狂。欲立赴割烹所。再施重鑊。齊捉臂止之曰。勿出。賊已入。提方止武。已聞庖室履聲微作。始知賊已過危階。時芬呢伏隙窺視。庖中微光一線。忽左忽右。時隱時現。少頃已近藏物所。甚至呼吸可聞。提與齊母女屏息不少動。已復寂然。提不能忍。耳語齊曰。爾意彼將何如。何此時無所聞。曰。度此時當往廳事。若登樓。何至寂寂。約數杪鐘。

忽聞斷鑿門鉸聲。齊詡然告提曰。何如。吾所策果矣。提不信。側耳久。俄又聞推門聲。移置重物聲。齊曰。入祕室矣。此正孟呢士撲貝發機之時也。

語未已。祕室中聲大作。如重物下壓。陸續相繼。并驚呼聲。提等大駭。互相圍抱。俄頃。提伏門後靜聆之。聞廳事中足聲雜起。忽此忽彼。若驚怖思逸。亟不得路者。未數杪。時足聲自廳事出。至庖。經割烹所。又聞步履至急。若追逐者。提知爲孟。乃銳然啟戶。出至石階。賊已杳。見孟左持燈。右執楮。嗒然而立。問賊爲誰。孟曰。不識。且曰。視彼狀。似非人類。直一非洲巨猿耳。孟亦不復踪逐。惟肩割烹所戶。且曰。彼經此棒喝。吾可決其不再窺覷。言次。色洋洋如平常。略無怖意。轉詈齊母女。何恇怯。乃爾。乃入廳事。見地有窟室。門已爲賊闢。乃逡巡不敢近。提欲令下探。孟固辭曰。此地非密司忒奧善利不可近也。遂閉其門。密封之。至祕室門鉸既斷。不可復肩。乃堵以鐵桶。遂出。且告提曰。何謂盜賊。吾意彼知主人皆少年。略施其技。恐嚇爲戲耳。且……語未竟。忽見地遺一物。僂身拾視。一修而銳七首也。柄雕鏤至精緻。非英國所能及。提曰。爾尙

謂恐嚇爲戲耶。孟縮頸吐舌搖首而去。

第四章

詰朝。奧歸。覩提精神頹憊。驚問其故。提具述之。且問維多利亞車站中何所遇。奧曰。無提曰。吾固料彼僞書給兄。遠出以肆其穿窬之技也。觀三夕迭至。可知矣。奧起立。提捉其臂。語曰。密司忒伯林頓。曾述一故事。吾疑與此屋頗有關係。兄坐當閉戶密告。此時。幾疑四壁皆耳目也。

奧長途往返。困頓不勝。聞提言。倦且駭。提曰。奧。普利。吾曹盍早去此。土苴此屋可乎。卽室中物。亦不必取及毫末。禍根所在。能不寒心。奧張目奮視曰。否。否。雖叔所爲。非我能知。第吾曹自問。一無愧怍。叔所遺。吾輩固有應得之權利。吾往見勒克司。以遺囑呈證。則遺產可入掌握矣。提曰。待吾語兄。再論及此。遂備述伯林頓所言。四人故爭。且謂四人中服支那人服者。必其叔。殺其叔者。必麥司土喇蒙。奧曰。以理度。是或然。提曰。此人若果爲吾叔同黨。則所謂吾輩應得之權利。正虛懸莫必矣。奧曰。否。卽

爲彼黨所得。安能終據。且吾叔有此。亦非易易。又何必卽爲若輩積耶。又曰。使此故事可信。則殺吾叔者必此人。第不知戴豚尾者爲誰。提曰。威廉毗羅。奧躅足呼曰。是矣。吾前搜得送貨單數紙。中有威廉名。然則此事。正大可疑。乃就屜中取一信。授提曰。此叔臨死之書。試閱之。

提覽畢曰。二仇人者。麥司土喇蒙。必居其一。奧曰。如伯林頓言。其他則平克乎。提曰。彼云平克死矣。奧曰。信耶。想此當非吾叔所知。提曰。平克與麥司土。亦吾曹臆測耳。叔所指的是耶非耶。不能作斷語。奧曰。臆測者。又何足爲信。提不語。頃之。小語曰。然則兄仍居此否。奧曰。必居此。生死非吾計也。提知奧膠執。強笑曰。兄不去。吾亦此留。奧曰。爾勿懼。提曰。諾。卽有之。斷不敢見於顏色。奧拍其肩曰。斯得之矣。此間雖怪。變百出。然較居倫敦之肆。吾甯樂此。提覘然曰。除一人外。胡利斯與倫敦等視耳。提以奧素惡高羅德。語遂止此。

奧乃往謁律師勒克司。知其叔有贏。輒貯某銀行。遂逸勒同往。主者知奧承嗣比谷。

乃云。比谷君歲所存約二三百鎊。行有一股夥。受遺託。爲司財者。君倘以遺囑見示。則比谷君所存。舍君其誰屬。奧忻然。歸語提。且言欲揭藥於報章。招一女傭。提初以爲既可得遺財。當棄此屋如敝屣。及聞此。默然。奧曰。人情怵怪。異鄰近有所聞。自無敢來從役者。提曰。齊司門母女。何爲不可用。奧憶狀貌。乃搖首曰。否否。彼輩自有所用。遂作一廣告曰。主人欲得一清潔女傭。在室供役。款待至寬厚。願來者至鐵堡第三號議。提曰。廣告作此等語。恐聞者皆裹足矣。奧曰。若姑俟之。

既出。詣報館。比歸。語提曰。已登竟。今當覓祕室鑰。一探內藏。提曰。已有一室。爲賊所啟。恐猶未鍵也。奧曰。暫置。吾曹當先覓他室。提漫應之。遂同入比谷臥室。奧啟一屨。曰。是矣。鑰固在此。吾幾忘之。計之得八。奧曰。三層樓上。二層樓下。一則中樓。一則側室。尙有一鑰。未識何用。提曰。必彼室矣。奧趣之行。至一小室。啟扉入。氣若芬若。穢相雜而至。左右若囊橐篋籠之屬。更僕難數。駢比相積。中有小徑。寬僅三尺。奧循徑啟牖。塵埃紛下。幾致眯目。俄曳一囊。且曰。料此爲遠東物品。剖以刀。則絲緞竟幅。繡以

金線雖經久而艷色炫耀。提試撥以手。忽無數蛾蠹。自囊中絡繹出。驚視歎惜不已。後啟一篋。爲玩弄具。雕刻至精美。然已受蟲嚙。提擇其未傷者。摩挲諦視。神意怡然。逾數時。搜索既遍。類皆殘絲朽木。斷帛碎錦。心厭之。遂退至廳事。提謂倘再入此室。當先焚硫磺以除蘊溼也。

翌日向午。方欲復事。搜覓齊司門入言。有女因廣告至。奧曰。導之來。齊愠而出。奧謂提曰。今何如。提猶未答。齊已引一女入。門闌然闔。共注視。則長身脩雅。面微黑。脣朱而眸碧。服樸而容莊。胸綴花數朶。愈益媚。點首謂提曰。晨見報端廣告。知欲得一女傭。提曰。然卽命之坐。女曰。此來實應二主人之招。提曰。吾兄欲得一清潔健捷之女子。善於炊爨。且……語未竟。奧猝然接曰。且必倩其貌。溫其性。非常婢比。女回首視奧。輾然笑曰。吾不知吾性果何如。雖然。吾恐不能如公子意。蓋吾母半爲西班牙產。西班牙人。世所謂極躁亟者。奧木然久之。曰。爾勿以爲……提亟接曰。今且勿論及此。女笑曰。公子已言。常婢非所需。自信尙非常婢比。烹飪之事。吾所素諳。而清潔

健捷亦尙無愧。提曰。爾亦知吾曹不欲事事令爾操作耶。女曰。吾西班牙產於家庭瑣事。恆多閱歷。欲吾何爲者。當無不能應命。惟涉蠱重。則非我所能。亦主人所不忍也。奧亟應之曰。否否。粗重事自有傭婦司其職。要之亦不過勤灑掃。理盆植等事而已。然……然……格格不成語。旋又曰。爾來吾曹良喜。爾長於烹飪者。甚善。邇來吾愈信鼎鑪一事。能究其奧者。必非男庖。蓋山海珍錯。不經廚孃手製。其可口者。僅矣。提不知所語。女笑曰。公子不忍吾多勞。抑何仁愛。然當知吾必爲所當爲。不肯自暇逸也。提曰。此非我所知。爾亦願就此職乎。恐數日後。爾當萌厭念。女搖首小語曰。吾幼失恃。斃斃子立。方旁皇無所歸。今得相依。實爲大幸。吾亦望將有家耳。奧曰。爾將有之。爾將同吾曹有之。女嫣然曰。甚感盛意。吾固知公子輩。皆寬仁長者。吾生於美洲。幼時母往巴黎女學校。主教音樂。挈吾俱往。因盡得其所學。自母謝世。吾至英吉利。已三年於茲。然常鬱鬱不樂。亦從事教授矣。願非愜意事。不願爲也。奧曰。誠然誠然。教授非愜意事。惟吾妹知之。提提之小字以爲然否。又曰。爾願從役。吾意亦謂此

善於彼。當以何時來。女又笑。顧提曰。傾談多時。彼此姓氏。尙缺通問。奧曰。姓梅理士。吾爲奧。普利。吾妹提梨薩也。女曰。吾瑪喇喳。姓特美鶯。奧又重詰曰。爾當以何時來。提曰。此間空室雖多。類皆塵囂纍纍。未經修灑。若使密司特美鶯。此星期卽來。將何以居之。奧曰。立整飾一所。固咄嗟可辦。顧特曰。吾曹至此未久。室中部署。尙未周妥。特曰。或吾能爲公子助。提聞言。上下注視。特目熒熒然。奧曰。爾能爲助。誠善之善者。益爾一人力。卽減吾二人勞。歲事又較易也。特曰。然則公子欲吾何時來。提曰。爾但以住址見示。吾曹後當函告。特曰。不敢瀆擾。吾且再至。語畢而出。奧殷勤送大門外。歷階下。猶絮絮語。逾時始入。其容赧然。

提作色曰。奧。普利。兄何至此。吾決個中必有詐。奧曰。彼亦一女子也。提利爾。奈何以美姿容者爲不可測。提素知奧性奇乖。漫應之曰。吾非有所不樂於彼。潛察其行止。似將窺吾曹動靜。而故以就傭爲戲者。是不能無疑耳。奧曰。爾誤矣。彼出言雖偶似嬉戲。從來女子性。大概類是。吾固知彼已傾心樂爲。視舍舊業若敝屣耳。提曰。姑觀

其後。吾曹今且續搜舊物。

乃復進一祕室。其雜積諸物。略類前室。最夥者偶像。刻則或以石。或以木。飾則或傅彩。或鍍金。中一像。貌極不颯。目睖然甚悍。體有六臂。舉手作擊人狀。提愕然曰。若吾曹夜中見此。豈不驚絕。與菩利。吾憶曩夜賊所以驚逸者。或見驅於此種怪像耳。與首應之。

巡視樓上諸室。既徧。始共奮然同入廳事前祕室。提手執燭。面戚然。既入。氣穢惡。向所未經。乃止武左右望。見小燈籠一。壓篋下。知爲賊所遺。室中裹物。委雜。安置無序。偶啟一箱。見印度刀。阿富汗槍。及藤矛劍戟之屬。多裝以寶玉。雕鏤作奇紋。共撫視之。不知移晷。惟諸物亦無有可駭怪者。因思曩者賊既入室。何以驚逸。誠哉膽若鼷鼠矣。相與失笑而出。

甫登樓。齊司門問何所遇。提曰。無他。賊曩時膽虛怯。無故自驚耳。與默坐。若有所思。忽曰。吾叔何以有此積儲。如伯林頓所言。則此等物。必屬支那富室。雖然。細察諸物。

支那產者甚夥。且大件捆載非易。然則其爲貿易乎。提搖首曰。否。果爲貿易。則何事久蓄。吾每見物受蠹毀。輒心痛欲涕。吾意叔直有意存蓄耳。兄不云曾見送貨單數紙。專送此等物者。奧曰。良然。忽起顰蹙曰。雖然。吾聞諸勒克司。及銀行中人。叔歲入僅二三百鎊。又何力能購。謂爲友朋餽贈者。又未必若是稠疊也。提不能答。但以取自祕室之劍戟諸器。向日影中。循玩不釋而已。

翌晨。特美鶯來。提等屬其次日就職。特嫣然一笑去。奧則徬恍不自持。蓋神魂已隱。爲其儻從矣。提至是。始知奧之不能忘情於此女。心亟欲其至。特赧於口耳。詰旦。特至。挈皮篋一。上有法文標記。奧尤表歡迎之意。視特若仙姝。其寢室已脩飾。陳列之麗。如奉上客。提暫以賓室爲臥房。奧則榻於割烹所。不避湫隘。視特竟若霄淵矣。提因是益嗤奧之癡謬。奧則謂彼依人者最可憫。不優待於心。何安。提曰。彼豈知所以……奧曰。所以報吾儕耶。數月後。當有可見。提曰。胡從知之。奧曰。今勿斷斷。爲時尙未至耳。提曰。吾恐兄所謂時至之日。彼已盡得我要領。不翼而飛矣。

奧聞言不懌。疾趨而出。移時歸。忻然有喜色。持兩小裹。一授扎。一持入特室。提開裹視。爲小說一帙。至特室。見几上一編。新若未觸。就閱。乃善耶甯詩集也。自揣數年。手足情亦頗親厚。一旦乍入門之女傭。直凌出己上。能無怏怏。雖不形諸詞色。而入夜則涕淚浮枕席矣。思才美相憐。亦人情恆有。特恐不免包藏禍心。奈何。吾兄竟墜彼計中。懵然罔覺。一日。特脫帽露頂。肩圍一鮮白緞巾。兩端垂胸際。尤形姣好。噫聲問提曰。作此裝可否。提未答。奧亟應曰。甚善甚善。何謂不可。特善窺伺人意。能得胸臆。事於眉睫。視無形。聽無聲。凡主人所欲。未宣諸口。而事已辦。無幾微瑕隙。可指。故提雖不滿於特。亦無從以惡語相加。初居是室者。無日不在驚惶憂鬱之中。及特來舉屋盡歡。而奧尤樂。至灑生菜。研咖啡。諸役皆躬爲之。不憚勞。忘其爲主人也者。逾數日。奧等率特偕入祕室。檢視諸蓄。其朽窳不成器者。則別置之。付一炬。其完全或微損者。共儲一室。或取以備用。奧嘗窺特所好。選至精美者爲贈。特固辭。固強。則受其半。一夕。特方就寢。提招奧下樓。旣下。奧不悅。曰。有言則盡言。何必下。提曰。吾不

欲人聞。俟與顏稍霽。曰。兄勿怒。吾於特美鶯窺探各物。實不能無疑。輿大笑曰。猜忌
 所使。則疑念叢生。特一舉一動。其爲無他。吾所深信。且性夙沈默。亦若所知。提曰。噫。
 其姿致。吾亦憐之。惟不如兄之壹意慕羨。不加細察爾。吾度彼所欲爲者。旣遂。行卽
 蹤跡杳然。屆時始知吾非妄測。尤可怖者。特嘗與一男子通問。輿聞此。握提手。目直
 視不瞬。提曰。兄信否。輿曰。趣言之。提曰。彼嘗不欲兄在左右。輿怒曰。墮曰。每夕六七
 句鐘時。特嘗浼兄出購報章。又來語我曰。將下樓備晚膳。然吾竊窺之。則潛出室後。
 至浣衣所而渺。須臾卽返。一夕。吾伏後樓。潛窺戶。有一人立門外。戶闔。寸許一函出。
 人卽杳。至戶內。人爲誰。惜不能見。輿曰。若見其人。是否取函而去。提曰。可必。惟神捷
 甚。故不能晰辨。輿曰。其人狀何似。提曰。修軀而美髮。頗似兵士。輿曰。若決其爲兵士
 耶。提曰。否。彼服式非兵。身材步履。則酷肖耳。輿不語。提知輿仍未信。復言曰。尙有一
 事。絕可慮。特俟間。輒若有所尋。覓意欲得各室鑰也。語未已。輿作色。遽入割烹所不
 顧。

提入室。惟自傷歎。輾轉不能成寐。翌晨朝食。奧色大變。特亦有驚疑態。提出聞二人耳語。乍高乍下。紛雜莫辨。少頃。奧出。提入見特。頰白目微赤。默然不語。未幾。特竟渺然。去。何時出。何戶著。何衣固無知之者。逾二日。一御者來。取特皮囊。問之不答。匆匆去。提與相顧。一歎。置之。雖提不能無疑於奧。特二人之耳語。然不欲宣言。逾兩日。郵遞書至。奧啟視。失色。提驚問。奧以書授之。乃一短箋。不列月日。及發緘處。箋云。吾望君等速離此地。勿令人知。此處非安樂窩。君與令女弟。上有巖牆之危。下有深淵之險。吾聞此。故亟以告。諒能見信。閱畢。請爲瑪喇墮焚之。提指短箋呼曰。奧。普利爾。試觀爾試觀。審此箋筆跡。非與前誑若至維多利亞車站者。同出一手耶。

第五章

奧。普利。不答。移時。探手入懷。取前之無名函。出與短箋。並置案上。較筆跡。同異。久之。顧其妹曰。提利爾言中矣。此兩信。果一手作也。雖然。此二函。謂皆彼所作。亦未可知。提明知皆特爲詭幻。姑漫言曰。非彼非彼。奧曰。然則此又爲給吾離家之策耶。提曰。

不然。兄不體會書中筆跡乎。寄書者無論何人。其倉皇作札。勸人遠禍之熱誠形狀。畢露。固無可疑。是此地非樂土固矣。

奧復隱視短箋。良久似以爲兩函。皆出特美鶯手。提乘間問曰。特美鶯與兄談次。亦曾言此屋危險否。奧曰。否。無一語及此。乃抽身起。搔首環行室中。曰。彼果任詞事耶。吾不之信。果爾。何不久居以觀。吾曹本末若謂彼窺探確有所見否耶。提曰。噫。奧若利。吾豈無據妄言哉。彼日在前廳事祕室左右潛行覘視。於室後亦如之。目灼灼狼顧。似惟恐人或覺。察特之敏捷娟秀。吾亦何嫌。惟察彼所爲。似黨於賊。作內應者。奧曰。彼豈圖利。甘爲賊黨耶。提曰。否。否。吾非謂此。奧曰。室中儲蓄不爲不多。果通賊者。何不染指。贈以珍物。尙堅辭不受。所受者惟圖書而已。提察奧顏色。知菩郎甯詩集已爲特取去。默然久之。始問曰。兄仍欲居此耶。抑將謀他徙。奧曰。吾必居此。若則不敢強。惟從若所欲。提曰。兄豈知吾所欲。曩者吾非囑齊司門早來炊爨乎。然吾正欲躬操此役。未得其便也。奧頷之。念自特美鶯去後。家居樂趣消磨殆盡。不覺黯然而

齊司門則大悅。每道特劣。跡絮絮不休。提益惡之。

一日有二客至。一爲士密時。受比谷遺囑。爲代理業產者。一士密時友也。寒暄甫畢。奧等卽邀二客徧歷各室。凡所藏列。皆評定其值。一一筆諸冊。訖。奧乃告以叔之被殺。及竊賊橫行狀。士曰。密司忒梅理士。吾意比谷先生。必非不得其死。劉克醫士。乃先生平時所深信者。彼知先生有素。云以中風死。尙何疑。蓋比谷先生。素有癩疾。亦吾所知道。道路傳聞異辭。君置之也可。至謂穿窬頻入。恐亦疑怯使然。奧卽取一刀示曰。然則某夕。庖所遺者。尙得謂非賊乎。士注視久之。曰。噫。此刀頗奇詭。第無賴子居恆皆有之。或有一二下等社會人。知君家富足。夜入行竊。亦未可料。顧此亦常事。何足爲怪。君謂將令邏者朝夕環守。不知防閑。愈甚。愈啟人疑。其視君家。無異寶窟。珍叢。且日謀所以竊取之術。夫如是。豈非欲安更危。欲夷更險哉。要之此廬舍。外觀壯麗。實招盜之媒耳。

奧忽曰。有一室。君尙未入。士笑應之曰。彼室尙儲珍異。吾當先爲君賀。奧乃指示其

所趣二客入。已與提則坐俟。提曰：若曹輒與吾反對。本擬以支那故事語彼。今若此。吾閉口不言。奧曰：果言之。若曹亦樂傾耳者。語竟。士與其友出。士曰：以吾二人所計。內藏可值二千鎊。股票契券等。可值七千鎊。若盡貨各室所儲。置值於銀行。併入君叔舊存之款。則歲可得息金三百鎊。有奇。奧未答。士又言。倘有所需。儘可來取。遂偕友別去。提曰：彼去何亟亟。茗食不御。豈疑將毒彼耶。奧曰：前輩於飲食頗致慎。意此時當在時座司旅館中。既不與吾曹洽。不妨聽之去。提等又憶伯林頓所述。果於叔有關。則此次計值當不止此數。二人疑信相參。百索莫解。

午餐畢。奧偶倚牖望。語提曰：吾真不解此間行人何以竟視吾居。若賽會場也不見有二人方注視徘徊乎。提趨向牖前曰：何在。語未已。面已赭。若玫瑰。奧詰曰：若識之耶。是爲誰氏。提已退避入後。而二人者已見提。逕向第三號來。奧諦視。其一似相識。猛省曰：是小伯林頓矣。度爲其家人通問。然可以書達。何必自僕僕。吾甚不願見其貌。彼直一炫服鮮衣之木偶耳。提細語曰：彼性頗純篤。且遇我厚。言次。齊司門入。手

兩刺。一爲高權德。一則邦呢理啞。醫士也。提知爲高密友。命肅之入。

高輕裝捷步。邦隨之。提見邦體頗修。緯貌巖然。肅高笑語曰。此君爲吾同學邦呢。校試必拔。幟冠其軍。愧我無從附驥。邦曰。子不願學耳。高顧提曰。密司梅理士。吾幾忘之。吾父母寄語起居。且阿。白。二女。髮加長矣。提見奧鬱鬱不樂。意亦不適。故高言若未之聞。乃詰高何時抵波士畝。寓何所。高乃刺刺作細述語。如何到波士畝。如何遇邦呢。如何乘渡。又如何問途於一女子。始得抵此。言次。顧邦曰。邦呢。彼女子。誠娟麗者。邦曰。高羅德。乃壹意察此等人物。我則疏略。多不經心。高曰。噫。見絕世姿。淡漠視之。深負造物。以彼顏色。誠足令人一望而生愛憐。邦笑曰。然則子深知道造物之意矣。提恐奧不耐。亟問此女何似。邦曰。惟伯林頓能詳之。高曰。彼明眸。嫵然。爲生平所未見。又注視。提曰。除一人外。吾歎觀止矣。其貌儼如圖畫。中西班牙。或意大利之貴婦。奧側耳以聽。提則頓然悟。度此女爲特美鶯也。

高復申言曰。步履持重。迥異常人。察其指示途徑。似與此間。頗有瓜葛。奧疾趨牖前。

牽簾外睇。邦曰。吾謂女子端肅。不如活潑。活潑則可以起頑立懦。邦意蓋屬提提。未覺也。奧忽答曰。邦呢。醫士旨哉斯言。若常人則以驕傲爲端莊。疲鈍爲厚重矣。邦曰。誠然。得妻不能爲一家重。不如無奧。奧曰。吾曹尙有一事。不得不專望於女子者。高曰。吾知之矣。非財而何。奧頷微蹙。邦則笑應之曰。高羅德。吾知爾。非謂此。若不以情相感者。財於何有。高曰。君安知女子豐於財。卽嗇於情耶。又安知豐財者。便不若美色之移人耶。當思財色之於人心。並峙偕行。無所謂軒輕有所偏畸者。情勢使之耳。奧曰。婚姻顧及財幣。則吾所不齒。高曰。吾非謂無論何等女子。但挾貲者。皆可與締姻。要之自顧不盡裕。如其求耦也。財先於色。娶財婦者。雖姿僅中人而俯仰足以自豪。猶堪坐享娛樂。反是則朝夕且不得自適。縱傾城相對。亦蹙蹙不舒。

奧邦聞之。方同聲起辯。提曰。此非愜意事。何勞口舌。以愚見衡之。密司忒。高羅德之論。似尙不偏。高曰。固也。邇來人嘲我爲私利之徒。亦非無自。雖然。吾不願以自利。故使女子去安樂而就艱辛也。提曰。使女子而致愛於君。雖身受艱辛。當亦不覺奧微。

晒曰。高君。蘄得此愛情於女子。亦非易易。高曰。誠然。吾自信不能獲此。提曰。密司忒。高羅德。彼自命爲高尚者。若可獲此。君亦何爲不可。語竟。暈紅上頰。踖踏不安。高乃以他言慰之。

旋客起告辭。奧與邦相將出。高止武。語提曰。謬論過獎。慙喜交并。疇昔瀆擾之罪。自分萬死。不足以贖。左右思維。惟有趨前乞恕。茲蒙青顧。且幸且慚。提低首曰。僞言哉。實則君爲同學來耳。高曰。否。一道歉忱。一爲邦呢作介紹。無他意也。且吾知卿與邦呢。必意氣相投。故邀渠同至。提曰。渠亦超卓。高曰。吾固知卿必重許。吾甚願甚悅。然尙望有異同焉。提曰。何謂異同。高曰。果有異同。卿……我……噫。甯無遂意時耶。提不解所謂。方默思間。忽聞邦呢邀高偕行。乃曰。令友趣君矣。高曰。諾。吾恐渠趣卿耳。提方欲訶責。而高已飄然出。與邦呢攜手去。

奧入語提曰。善哉邦呢。心志高尚。言論超卓。眞通人也。提曰。然奧曰。不知何時再得與斯人傾談。彼庸俗輩營營逐逐。所求不過衣食計。邦呢則振奇人也。雅不欲錄錄。

貧其才志。將來事業之偉大。正未可量。提諾之。奧又曰。此輩殆所以使婦人逸樂之。機關耶。提曰。然。奧曰。若以邦呢。與其友較短長。否。曰。未也。奧曰。一則心性勇決。器識宏遠。一則喁嚙可厭。舉止輕浮。提不答。奧問其故。提曰。使吾言之。兄將不樂。奧曰。何害。亟言汝意。提正襟危坐曰。邦呢醫士。藹然和易。令人如飲醴醪。惟兄謂言論超卓。恐尙未必至於志高識遠。此豈能於一覲數言間。遽能定月旦耶。

奧曰。凡女子最喜詼諧。不料爾亦若是。提不答。奧又曰。提利吾不願。若將託身於此輩人也。提赧然曰。是非我所欲。且亦非彼所望。奧曰。有人於此。日與一女子相嬉笑。以爲娛樂。而復望其有求耦之心。若亦躋之耶。提變色曰。奧善利。此豈若所得言。若有何權及此。若意何居。吾實不解。奧曰。吾謂高羅德自遠道來訪。以慕若故耳。然蘊愛情而不能自隱。且旣屬於此。復移而之他。情不專。則愛不切。吾是以不取也。提曰。彼於用情。不敢自祕。無所謂於此於彼者。坦然直道。無所偏畸。較彼險詐之徒。甘於情海中爲狐貳之技。其賢不肖。又何如也。此姑置之不論。何必勞齒頰哉。

奧曰。吾本不欲言。惟察若顏色。自高羅德。至後。迥異尋常。時故不能默。提曰。噫。奧
善利。吾卽愚陋。亦何至率爾傾心。兄殆不思而言。蓋自檢飭。奧曰。邦呢醫士。其意亦
頗愛慕。若又漠然。此君始不愧爲上流人物耳。提曰。懸想之談。甯爲定論。交淺言深。
兄每蹈此病。至妖婢善爲狐媚。色授魂與。兄竟忍俊不禁。墮彼術中。卒不自覺。凡彼
所欲。無不惟命是聽。兄自治。旣疎。尙何掉舌。奧曰。噫。瑪喇喳。賢女子耳。何謂妖婢。提
曰。吾不欲刺刺於此。吾自信者。自持頗力。且高羅德。雖傾心待我。其於他女子。亦無
輕重。其間彼之不必我娶。猶我之不必彼嫁也。奧善利。盍自思癡情之妄注者。果爲
誰耶。奧不語。惟念提以高羅德與瑪喇喳相提並論。意大不懌。怒形於色。繼思若高
羅德所言之女子。果爲特美鶯者。則必在鄰近可知矣。自是奧無日不往波士畝。徘徊
於窮巷中。冀有所遇。一日偶過綠巴稔街。瞥見一手纖纖然出破屋牖下。徐放窗
簾。奧意此屋安得有此美物。或卽特美鶯。瑪喇喳在此耶。

往返數四。逼視。閱其無人。歷階及戶。微搥之。門欵然啟。內有男子聲。肅客入。奧徐進。

見兩壁糊藍色紙。五十年前舊觀也。又聞主人聲。延客入後室。返顧則門已闔。闔不見物。惟前望室門半掩。有一線光。奮然前。甫及。覺有人尾其後。方欲回視。而項已爲一巨手所扼。大痛不能動。輿駭極。其人作何語。無聞也。惟覺力推己脊。則羞然仆闔。上面且貼地。亟欲翻身。強起。其人已坐跨胸際。舉手扼其吭。見其面黑色。悴鬚髮灰白。目睖睖狀。欲噬人。室僅一牖。陰光慘淡。輿至是疑其人。卽殺叔之仇。殆前所謂怪眼人耶。念今日遇此。生命絕矣。

第六章

輿方戰懼。其人曰。汝一文弱少年。有何能事。遽將他人。跋涉險阻。歷盡艱辛。之所得。據爲己有。耶。以逸攘勞。坐享其成。世間有若是快心事。耶。輿不知所對。搖首而已。自念前叔氏受搯致死。情狀今日將重演。此慘劇矣。時輿僅存呼吸。身若被急縛。其人自語曰。若輩自謂可逃。吾法網。作富家翁。噫。誤矣。威廉旣愚。睖我平克。又助紂爲虐。毒哉。威廉乘我不測。欲葬我於魚腹中。汝以爲同黨。旣亡。利可獨享。耶。噫。誤矣。今威

廉彼都魯已矣。平克當亦已死。黨中財產舍我誰屬。又詰奧曰。珍物何在。趣爲我言。否則汝命立絕。奧曰。此等物吾實不知。其人大喝曰。汝不知耶。是又誰欺。汝叔遺產得之者惟汝兄妹。雖然。此業當盡屬諸我。汝二人安得有此等權利。奧乘機哀之曰。若勿扼我吭。當一一以告。至遺產所屬。脫有憑證。必返。不敢匿。其人乃釋手曰。我麥司土素以信自守。斷不肯妄道隻字。不必有憑證也。

奧未答。麥又曰。遺產必屬諸我。汝果諾否。曰。諾。求起立。不肯。再哀之。始允。奧就坐睡。椅。麥則步室中。前後蹀躞。奧曰。吾叔所遺。雖悉與吾兄妹。然珍貴物固未之言。而吾曹亦未之見。麥忽兀立。眈眈視奧。奧曰。叔所遺者。實僅銀行存款之子金。及居室中瑣屑物。此外無可舉者。麥呼曰。咄。奧曰。舉宅所值。經人評定。約不過二千鎊。麥嗤然笑以鼻。奧曰。設吾叔果有珍異。語未已。而麥手又扼其吭。厲聲曰。彼有之。汝知之。奧曰。脫有必已被劫。或入平克手矣。麥瞠目久之。曰。否。否。平克非威廉敵。是必在威廉。是必爲汝。據趣言之。尙可活。奧曰。以吾言爲誕。可借往檢視之。麥曰。噫。黠哉。汝將給。

我耶將攘我耶將繼汝叔之辣手耶奧不語默付叔死於是吾若再踵其後則吾妹予立更何以堪念及此大聲疾呼冀有救援且奮拳抵擊竭力思脫麥忽掣刃錚然以銛鋒相向情迫狂號麥手掩奧口摔之仆方危亟間聞啟扉聲有人疾呼曰亟釋之去亟釋之去

麥卽釋手奧喘息間見一青衣女子入持手槍向麥作欲擊狀諦視則嗎喇喳特美鶯也時麥亦喘息不已呼曰爾勿……特曰釋之去我不爲此與此時心迷目炫竟不知誰友誰仇移時麥悻然出時猶回顧特以槍指之曰速去速去奧神未大定強起欲奔而身不覺呢然近特也小語曰瑪喇喳生我吾雖經此大險而由此辱深愛死無憾矣特不語奧執其左手置唇間曰我愛卿卿當知之特脫其手又小語曰癡哉此何地奈何尙敢饒舌頃刻之危豈兒戲耶遂推之出奧曰吾卽去敢問卿胡在此且彼……何人曷爲同居於此特啟扉掖出且指示歸路且曰吾與吾父在此彼近病狂故朝夕不能離以此告君矣可趣行繼又曰亟與君妹束裝他徙勿稍遲遲

則禍且不測。嗟。臍無及矣。奧緩步出。猶時時四顧。特據牖以手揮之去。奧欲與語。而窗闔矣。

奧默念今日所遇。必不可告吾妹。惟當令他遷。以遠禍患。又自語曰。麥司土狂悍可惡。蓋控諸工部局。一律師持之。則今日之恨可雪。繼又念特美鶯與麥司土。或有瓜葛。又何以爲情。嘿然久之。忽又疑特。或與麥司土同惡相濟。則向控曷嘗不可。至家恐憂懣之色。爲提所覺。適高羅德邦呢在座。自幸或可藉此自藏。詎提一注目。卽加細詰。奧曰。吾見特美鶯。據言人人皆涎想此間珍異。不徒禍且立至。吾今將送若他往。且令邏者守此居。提曰。兄果他徙。我始去此。實不欲先行。

高兀坐。似有所思。邦則與提酣談科學之發明及進步言次。提顧高。則方與奧默坐而奕。自此每夕六句鐘後。高邦輒來。高爲奧逼。每相對必以奕爲戲。邦則挽提傾談不倦。提厭之一日。提私問奧。何以與高糾纏獨甚。奧曰。吾亦欲與邦呢談。顧高羅德每向我絮絮。而邦呢又欲向若罄寫其抱。且奈何。是夕客未至。提卽託疾。退寢所。奧

不覺也。輿詰曰：獨詣綠巴稔，探特顏色。至則一老嫗守戶，問之云：若曹已離波士畝矣。嗒喪而歸。若有所失，然心猶戀戀。次日復往所見，亦如之。如是者十日，杳無所遇。始信特父女之果去也。自念麥亦必離此果爾。吾曹可無慮，惟特美鶯不得見爲悵悵耳。

一夕提於室以針滌自遣，忽見高獨步至。二人蓋久格於輿，邦不得交語，乍相見轉形羞澀。頃之高脫帽爲禮曰：女郎在此，試練目力耶。吾當往告邦呢。亟轉語曰：彼治醫學於保目法，夙所研究。提曰：吾在此遲吾兄歸耳。夕食已久，具齊司門將不耐矣。高曰：卿不云躬自烹飪耶。提曰：然，願吾兄不允，奈何。吾不知兄謂我不當爲耶，抑不能爲。高問輿何往。提曰：不知。兄每出嘗告我，今日則未。且兄平日亦未嘗於食時久不返者。高曰：其冠在否。提入視，卽出曰：二冠皆在。高嘗聞屋中有妖異事，愕然曰：曾在室徧覓否。提曰：然，覓之不見。時齊又來趣食。提始恐，高曰：倘許吾入，當代卿勞。提諾。高旣入，乃曰：勿慮。屋中有一穴一隙者，吾將盡跡之。提曰：少俟。吾往取各祕室之

鑰來頃之提疾呼曰鑰失矣。高曰匙鑰失則必入祕室無疑。但察未鍵者必得之。於是徧歷樓上下諸室。門皆扃。呼奧名卒無應。乃語提曰。尙有祕室否。提含涕曰。前廳事有祕室。君往察否。曰未也。請勿悲。將詣彼室。提隨之行。比抵室門。高瞥見。地有數點血。亟回顧。提曰。姑回。勿相隨。提曰。否否。吾不驚呼。或能相助。趣推戶入。高既入。提復踵之。幸一窗尙啟。煤氣燈微光入映。隱約可辨。突見奧首浴血。僵臥於地。提噉然而號。高卽屈膝奧側。撫其體。亟謂提曰。勿悲。渠不過知覺暫失。趣召傭來相助。當昇之入寢。計寢所最近者。惟比谷舊室。遂置奧於榻。高方恨邦呢居遠隔。難於招致。提則念奧素愛哪克司醫士。倉皇間躬自往速。至則哪方食。提喘息言兄病乞速治。哪徐答曰。若曹且譏笑。然余固知女郎輩深信余也。提曰。然趣行爲感。哪頷之。比抵奧寢。哪令提出。且謂高曰。慰女郎勿戚。創尙未深也。又手招齊司門入而閉戶焉。提詰高曰。兄究爲誰擊。高曰。吾將察之。遂行。提欲與共。高阻之曰。醫士在。願勿他往。提乃止。靜俟既久。高猶未出。心搖搖。命芬呢坐伺醫士。已則立至祕室前。問曰。吾欲

進無礙。否不答。微聞裏物翻動聲。提大聲呼。又不答。推戶微窺。無所見。惟聞履行橐橐。奮身入。則杳提駭極。聲迸於吭。甚悲厲。忽微光自地穴中出。近之。聞高呼曰。密司梅理士來耶。可速出。否則勿怖。提隱窺之。乃一窟室。高下立。相隔約二尺許。笑曰。一地窖耳。不足爲怪。請往視卿兄。吾行且出。提縱身下。甫及地。驚問曰。彼何人……彼何人……在君身後。高握其手曰。勿怖。已死矣。提曰。死耶。言次。身猶大顛。高曰。癡哉。盍近矚之。彼死久矣。乃一藥尸耳。則尸一種藥置於尸上。則尸不朽。故謂藥尸。提忽念及四人故事。遂逼視。則面黑如釜底。黧皮緊縮。兩目以玻璃爲之。隱約藍白。兩手倚鐵柱。背倚窟壁。敗絮著身。殆滿固。東土服飾也。覺穢惡之氣。空然逆鼻。竊意屋內空氣不潔。或卽此所致耳。乃逡巡退。詰高何由覓此。高曰。吾歷檢箱篋。毫無疑跡。後驗地板上有小門。啟之。微光上射。遂下。先見一小煤燈。再矚。始見此物。提曰。噫。曩夕賊所以驚逸者。亦必覩此之故。高曰。然。吾意卿兄當見此。驚皇退避。致失足仆地。首適觸篋。遂昏不知人。提曰。否。兄仆處。左右前後。均無堅物。高曰。噫。旣無賊迹。誰

能出沒若神。至齊司門。果可深信無他者。提曰。然。

既上。高曰。卿非謂室後之門。與此室常鍵乎。提曰。然。高曰。吾環視前後。無少罅隙。此間牖小。而又蔽以鐵柱。雞犬且不得入。況人耶。卽此窟室。亦無竇可入。雖有酒窖及煤窖。穴口頗大。然首可入。身不可進。可爲鼠穴。不可爲賊道也。提木立不語。高握其手欲出。忽曰。此室當鍵。鑰在何所。提曰。吾兄必取鑰而後抵此。必在左右。高曰。吾徧燭。不可得。提乃令高再移鐵桶。封塞而出。

遇芬呢。知醫士猶未去。俄頃。哪出。言非仆傷。必爲鈍器猝擊。器由身後來。傷及頭部。腦震動。故致昏迷。創尙輕。若得一看護婦。日侍左右。體大易復。顧提曰。女郎勿稍悲。噉去若愁容。令兄可不藥瘳也。言竟而出。高亦欲行。提止之曰。吾有一事。不知當言與否。兄令我祕不語人。惟事已發現。卽不得不爲可與言者道。高曰。邦呢與令兄莫逆。請告之。提曰。吾欲告君。曾憶及尊甫所言四人故事乎。高曰。然。提曰。君亦憶及假支那人。攜葡萄牙人之尸而去耶。高曰。然。卿以爲頃間所見。卽此尸乎。吾誓不信。提

曰。吾信彼乃皮都魯也。密司忒高羅德。吾今告君。君祕勿洩。吾叔固有豚尾者。高咤曰。噫。

久之。提又曰。吾叔遺書。令謹防二人。其一必爲麥司土喇蒙。一當是平克。惟尊甫但言平克已死。君能爲我於無意中從容。以此節乞尊甫詳言之。高曰。可。夜半有火車。再由華鐵路至胡里斯。黎明抵里。一得信。卽函告。勿念也。提曰。感甚。高曰。吾必先見邦呢。而後歸。卿所言。自不敢洩。惟當語以令兄病狀。吾正恨其今夕適不在茲。以代哪克司耳。提曰。哪克司醫士閱歷至深。吾甚心敬。高曰。然。邦呢心細。亦是可嘉。今日因事赴倫敦。故不能來。然使彼聞此行。且至矣。提曰。吾不願有所擾於哪也。高曰。卿非樂彼者耶。提曰。然。彼固有一節之長。高曰。彼能悅卿。卽其長耳。語已。卽出。忽回顧曰。卿非言家君不欲以平克生平相示耶。提曰。特吾臆想耳。高曰。吾當句其盡言無諱。卿許我再入窟室否。提曰。噫。是亦不可以已。高曰。勿懼。吾不願以此告家君也。乃攜攝影鏡入室。逾時始出。忽然遂去。

時火車已行。以攝影片事。至翌午始抵家。母詢提得遺產幾何。高曰。甚巨。惟實數。尙未可知。是日星期六。伯惟在園。督厮僕澆花卉。高見伯。言近得一照影。甚奇特。伯口啣雪茄。手插衣袋。徐應曰。善。可取觀。高出諸日記簿中。置石案上。伯以鏡置鼻。諦視之。已而面如死灰。指攝影言曰。是何物。是何物。高曰。得之於倫敦舊鋪中。是……與四人之故事。有關係耶。伯無語。目注不瞬。手大戰。高又曰。四人者。乃假支那人。皮都魯。麥司土。及平克。是已。皮都魯已被殺。言至此。高亦戰慄。強問曰。然則平克若何。伯癡坐不答。戰愈甚。目直氣喘。瞬息間。身不自主。頹然仆地矣。

第七章

高羅德知伯癩發。卽跪其傍。爲之解衣脫頸巾。呼人相助。卽有一司花者來。少頃。昇入書室。謁醫士至。伯心神已略定矣。高恐伯見。又觸其疾。逡巡不敢入。悒然不樂。醫士見高。言病當尋愈。醫去。伯已復原。命高入。高念父尙再理前說。將何以對。趨趨不前。時秋末。寒氣侵人。伯坐睡椅。左一几。置清水一盃。餅餌二事。右爐火煜然。溫生室。

內高入垂首侍。伯小語曰：高羅德。汝亦喜彙集攝影乎。今日所見者，吾甚欲再覩爲快。高曰：父今日曾見吾攝影耶。吾忘之矣。伯大笑。高頗跼促，乃側面向爐作取煖狀。伯曰：汝真忘之耶。噫，異矣。吾老年尙能記憶，汝何至便忘。吾意彼乃博物院中藥尸之攝影耳。高曰：今憶及誠爲藥尸。照影但不識爲博物院中物耳。伯曰：吾今欲再觀汝之攝影彙集冊。高曰：無有也。昨經斯士蘭一小肆，適見此片，半爲木葉塵埃所蔽，故拾取之。

伯凝思久之曰：噫，又久之。問曰：汝何時再往波士畝耶。高曰：不擬往彼。父當靜憩數日。外間事一勿縈慮。伯搖手。繼又曰：高羅德。汝歸何速。吾望汝與好女子仍親睦無間。高轉笑曰：將謂密司梅理士耶。吾前謂渠歲可得千金，實則不過百五十鎊耳。伯曰：其叔比谷非鉅富耶。高曰：否。伯曰：汝識比谷否。曾見其肖像未。高曰：未。曰：汝以爲歲入百五十鎊猶未足耶。高曰：若自得此足矣。惟望於妻者，不止此數。伯曰：慧哉。倘得尙有何嫌。雖少，差勝於無事。機不可失也。高欲述提家妖異事，又恐有所激觸，遂

默然逾時始曰。渠得一新交。意殊懇切。已淡漠我矣。伯兩手嘗動。作不耐狀。若自語曰。比谷豈無所遺。或所遺僅錙銖耶。然則彼生平自奉過奢矣。高曰。否。我未之聞。伯曰。彼女子非言其叔盡將動產畀其兄妹耶。高曰。唯唯。伯曰。渠家所藏。不無怪異事耶。高搖首曰。無之。比谷所遺。有股票。有契券。外惟彼遊歷時所得諸器。皆已竄敗。伯曰。遊歷耶。吾意其中必有奇特物。然所值亦不必果巨。言次。側首視高。高曰。諸物曾躬閱之。值最巨者。莫如錦繡純帛。奈不殘於鼠。卽傷於蠹。不足寶也。伯曰。比谷爲高年人。其生平事蹟。必有稀異可傳者。高曰。然。里閩月旦。皆謂彼佯爲窮空。伯曰。吝嗇者。衆疑所集。固矣。今提等當知所以善處之。高曰。然。久之。伯令高出。毋庸久待。自是日後。伯屢命高再赴波士畝。則託辭不肯往。蓋自父病後。不願與鐵堡第三號相聞問也。

與善利自受猝擊後。不一日間。比鄰已盡悉。藉藉傳播。作爲異談。一日。哪來言波士畝有一看護婦。願來伺疾。與猶未答。齊入曰。舊婢又來。言時。色殊怏怏。提起曰。哪克

司醫士君所謂看護婦。卽特美鶯耶。是非我所能容。哪問何以。提曰。我不能言。言之君亦不省。哪曰。我知之。渠繫情令兄。且自言之矣。提曰。言恐未誠。哪曰。何哉。吾閱人多矣。能一見別誠僞。且令兄亦若甚眷者。提曰。特於君前。自當施其技。以取信。哪曰。特自言年二十二。昔母病。皆自看護。是必非尋常無涉歷之婦女比。提曰。恐特來。吾兄危矣。哪曰。吾決其必無惡意。脫有乖謬。余任其咎。提含涕不語。哪曰。女郎勿徒自傷。欲病者早瘳。舍斯人其誰與。移時。奧見特美鶯入。恍惚疑夢中。見瞠視久之。特握其手。傍榻坐。默然無言。奧胸胸然微眄。謂特曰。若今將居此耶。特頷首。奧喟然太息良久。始闔睫寐。自是提及特更番候伺。無間朝夕。提察特意亦良善。且一日窺特。依奧榻。潛然流涕。竊喜。當不爲患。惟疇昔疑抱。尙未盡祛。每自語曰。終非好相識。恐當有變。

然提不特有嫌於特也。卽邦呢。無日不來探奧病狀。來必攜卉菓。貽提。提心益不耐。避不與語。必不得已。稍與周旋。每語亦止一二字而已。而邦不覺也。逾數日。提念邦

日至問疾。頗篤交誼。且爲高密友。似不宜遽以白眼相加。遂強爲酬應。不似曩之落者。輿旣漸蹉。提憂亦略解。一日。問哪醫士曰。吾兄果何由致病。哪曰。吾驗必遭狙擊。提曰。醫士尙作此等言。亦知此間毫無賊迹耶。哪曰。吾據傷爲斷。他非所計。提曰。然則此患行將再見。其何以禦之。哪曰。吾已密囑邏者。嚴守左右。當無他虞。提曰。甚善。惜吾兄不能早計及此。

提旣知有邏者爲守。膽復壯。負氣直詣廳事祕室前。呼齊司門助移鐵桶。聲騷然而門已大闢。非復日前半掩狀。異之。凝思間。覺門後巨裏頓失。室中積物。亦似較前疎落。意室中無外至者。齊司門母女。決無可疑。然則非特美鶯而誰。又念特與己更番伺疾。憩息時。特嘗在寢。且移置鐵桶。必發大聲。酣寐中。猶當驚寤。況他時乎。妄度人思之殊內歎。出見齊。齊曰。望勿再至。此室無異鼠穴。提曰。聞鼠聲否。齊曰。每晨至此。輒疾趨而過。若萬口大嚙聲。譁然交作。令人駭悸。提曰。是皆鼠耶。爾曾察牖戶否。齊曰。噫。若牖戶有異。我早告辭。雖月給百鎊。不願留此。亦知我自比谷先生逝世後。此

心無日不懸懸耶。後室門除券呢出入外。日嘗嚴闔。雖割烹所窗時啟閉。亦隨時密鍵。不敢稍疏。

提思由後戶出入者。惟券呢耳。其人忠慙如其母。自無可疑。此外則孟呢士撲貝。間或一至。乃詰齊曰。孟在此否。曰。彼病已多日。曾呼一瞽者塞蒙。來此作磨刀修履等事。提曰。瞽者安能作事。齊曰。大抵尙有一線明耳。其人甚謙抑。亦勤於工。提曰。曾入室否。齊曰。否。塞在後小亭中。此時諒猶未去。向未入室。工畢。卽大呼曰。事竣矣。遂去。以爲常。惟星期六日。始詣庵所。牖前取酬金耳。提曰。將往觀之。至。則見瞽者隆其背。面枯瘠。目陷而闔。鬢微白。衣敝惡。仰首自歌。手磨刀霍霍。意殊自若。不覺人之窺己也。

提默然而入。又至祕室。將諸物藏度處。一一誌之。出呼齊司門。再杜以鐵桶。翌日入視。則位置如故。心稍慰。至第三日。又往檢。則篋中原置裏囊。均移他所。亟開篋。則一二殘物外。空無所有。念篋故中實。忽爲烏有何也。過與室。聞與與特喁喁笑語聲。知

病已愈十八九矣。翌日入奧室。奧告之曰。曩日夕餐前。忽聞祕室作響甚厲。亟取鑰往。甫啟戶。頭卽被擊。痛極而仆。遂昏。昏不省。提方冀奧能略道怪異。及聞此。頓失所望。乃曰。奧。善利。吾輩必離此地。不容稍緩。禍根所種。勿戀爲佳。兄今亦有意他避乎。奧曰。然。惟有一二事。當先爲之。近見邦呢否。提曰。屢矣。奧曰。吾不願若作此言。吾甚慕彼。實一佳士耳。提曰。知之。邦誠長者。日來問疾無停趾。我甚重其善交。雖然。高羅德。亦君子人也。且兄昏。踏時。幸高跡得。奧頗不耐。曰。誠然。吾不願若以二人相提並論也。低昂不齊。立邪正不並行。且高於擇女。媚富有而藐貧寒。豈有心者所忍出此。提曰。噫。此乃特美驚告兄耳。奧曰。無論告者爲誰。此言非妄。吾甚望若一靜思之。爲終身計。勿舍佳士而就僞君子也。

提以奧語刺心。泪漣然下。又恐奧覺。乃轉首他顧。曰。奧。善利。吾待邦呢。醫士亦實優渥。奧曰。雖然。妹未嘗以身許之。提曰。惟此節未宣齒頰。奧曰。若過矣。邦屢以爲言。吾甚欲早得成議。不特若獲嘉耦。吾念亦藉慰矣。提曰。此言惟兄自信之。奧曰。僞君子

所爲。自其表觀之。最悅人意。然卒使女子之心腸碎裂者。正此等人也。提曰。心腸碎裂。正非易。易世每謂女子識短。無復遠慮。讐言也。豈女果不男。若耶。與曰。然則妹慕邦呢否。提曰。慕亦慕。高羅德然二者。無一可託以終身者。與曰。高羅德不必言矣。至邦呢。豈可失之交臂。此若幸福所在。自廢棄之不祥。倘事朝以定。則居可夕以徙矣。提頰微頰。身不自安。念與之所以爲己謀者。本出誠悃。惟己心自有權衡。而兄不能忖度。奈何。再四籌思。竊自傷歎。

是夕。邦來談戲球事。娓娓不倦。提神爲之馳。卒之語漸及結婚事。提漠然曰。吾未嘗涉念及此。邦聞言。舉無窮心曲。悉付東流。愧悔交乘。中如結轆。乃拍提肩曰。望卿熟思。而後我答。本欲早布腹心。而中赧未敢。故僅於卿兄前一置詞耳。提曰。然余知之。然……邦曰。勿作轉話。請熟思之。乃續談戲球事。手挈提臂出。欲吻。而提亟避之。適特送哪克司出。邦雖頰至。特哪二人則未之覩。驚愕不知所爲。特過邦額。手爲禮。特不顧及入。又冰襟而過。傲若無人。提睹此。卽謂與曰。邦呢。且爲特美。鶯所不顧矣。與

問故。提答以所見。奧曰。渠所以不悅邦呢者。以邦呢嘗與高羅德共耳。提無語。

翌晨。哪來突問提曰。女郎當識一少年名邦呢者。提曰。然。與吾兄雅契。哪曰。女郎亦與相得耶。提囁嚅未答。哪又曰。於余果無關者。惟君兄受創日。余曾見一少年。甚邀女郎刮目。提曰。渠待吾兄極善。吾故甚感之。哪曰。彼少年感女郎尤至。行見女郎與渠成婚禮也。提色亦不愠。答曰。渠向未言及於此。且當永黜矣。哪曰。女於男若樂之。而又不示微意。除至愚外。誰敢啓齒。自取辱耶。提亟亂以他語曰。哪克司醫士。望君勿令特美鶯在此久居。哪曰。何以。曰。自特來後。鼠竊輩又踵至矣。哪曰。此非特所勾引。且令邏者嚴守。實特告余。提愕視良久。欲吐復茹。意特之行事詭祕。真令人莫測。益愀然鬱抑不勝。

是時高羅德日株守於家。亦極瀟灑。幸邦呢嘗自波士畝寓書。稍釋愁緒。其繼母謂波士畝既時有書來。則提梨薩近狀高當洞悉。時加詰問。高漫答無聞。邦呢書中述奧提事極詳。且言怪狀屢見。奧等行將他徙。高聞之心極懸懸。置函衣囊。夜爲伯竊。

視高覺之益快。快又不敢言。翌日伯言欲赴蘇格蘭約一星期可返。高竊幸差脫約束矣。又思伯夜覩邦呢函書。卽外出狀極遑遽。恐有波士畝之行。其云蘇格蘭者託辭耳。乃乘六點四十五分車赴波士畝。遇邦呢。知彼與提行將結婚。是夕宿旅館。黎明至鐵堡時。早徘徊於第三號門前。久之。敏扉入。高平日甚謙下。儻從多樂見之。見齊司門問奧病狀。齊若無聞。笑曰。先生幸來。吾且久矣。又言特美鶯去來飄忽。灶下婢忽爲看護婦。旣辭氣凌厲。復工於媚人。遂極指其妖謬。刺刺不休。高姑笑領之。問主人與否。齊曰。當入視。語甫竟。門啟。提出與高握手。具言與相頸。且曰。今日吾兄甫離寢。醫士已許散步室中。惟此宅地大人稀。尙不敢任其屢出。高曰。邦呢語我。卿兄乃受擊而仆。然則哪克司之言似亦可信。提點首。高曰。曾告以藥尸所在否。提曰。否。不敢言。高曰。然則渠竟無所知。提曰。然吾輩且將離此。高曰。善。言次。特出高問奧安否。特低首下視曰。安。卽入。高提隨之。奧仰坐睡椅。面清癯。以其妹近與邦呢議婚。故於高加禮待。曰。君爲齊司門喋語相糾纏。吾在此。殊爲鬱悶。此

間屋多爲雜物充塞。僅此居起者數椽。不復成居宅矣。高曰。君今日非召修洒者至耶。頃見一人。狀似舟子。提笑曰。是必塞蒙。我家止此男僕。高曰。其人裝頗奇詭。衣窄小。色如人肉。惜未見其全體。提曰。見於何處。高曰。於樓牖見之。諒從事修洒。提曰。修洒耶。是非塞蒙所能爲。乃一瞽者。高曰。否。吾所見者。兩目灼灼。然且各異其色。一則灰。一則櫻。

第八章

斯時也。提驚而失聲呼。高則張目錯愕。輿危坐屏息。而特已面死白。若陳屍。身兀兀。然以手力持爐架。指皮幾裂。提呼曰。是爲麥司。土喇蒙至此者屢矣。高欲出。特亟止之曰。密司。忒伯林。頓此。乃吾輩事。當自往驅之。勿勞君行。遂出。提見輿甚恐怖。自悔失言。乃小語曰。勿怖。勿怖。想密司。忒高羅德。誤見耳。高曰。實有所見。敢出矢言。吾今且往視特。言竟。出伏梯側。窺伺之。

俄見特下樓後一人。隨跣足窄服。軀短小。可匿身。婦女裙中人。且莫覺。特令其狙伏。

牆。隅。陽。呼。齊。司。門。至。樓。取。火。柴。乘。隙。引。其。人。至。室。後。潛。闢。戶。趣。之。逸。甫。闔。扉。高。見。笑。謂。之。曰。策。佳。哉。密。司。特。美。鶯。叱。犬。而。釋。兔。真。獵。者。獨。一。無。二。之。絕。技。也。特。大。變。色。曰。請。勿。我。洩。卽。洩。亦。無。利。於。君。高。曰。吾。友。有。寵。婢。包。藏。禍。心。黨。於。狡。賊。吾。豈。能。坐。視。不。理。耶。特。曰。否。否。君。誤。矣。賊。何。由。入。吾。實。不。知。吾。來。此。正。擬。力。驅。之。耳。高。正。色。曰。若。言。如。可。信。吾。欲。……特。兩。頰。洞。赤。曰。我。去。我。當。卽。去。乞。君。一。事。請。祕。勿。言。言。之。君。無。所。得。徒。斬。我。繫。情。君。亦。知。奧。菩。利。之。與。我。相。感。果。何。如。耶。言。時。聲。悒。悒。然。慘。楚。動。人。

高。憐。之。曰。祕。之。亦。可。惟。此。間。怪。幻。事。當。詳。以。語。我。時。適。齊。出。特。乃。退。高。隨。之。至。梯。際。特。回。顧。曰。君。奈。何。乘。人。之。危。而。挾。以。至。難。之。事。豈。以。婦。女。爲。羸。弱。可。欺。耶。高。曰。豈。其。然。吾。性。至。直。量。亦。至。狹。遇。奇。必。究。心。施。惠。必。望。報。逾。午。當。躬。訪。請。示。居。址。特。曰。南。海。灣。巴。街。十。七。號。高。取。日。記。冊。誌。之。入。奧。室。乃。言。並。無。所。見。奧。信。之。提。則。似。有。所。疑。閱。數。分。鐘。高。去。特。入。面。慘。沮。作。欲。分。張。狀。

提。知。其。與。奧。必。有。私。語。避。而。之。他。奧。亦。知。特。將。行。蹙。然。不。樂。特。乃。移。坐。握。奧。手。語。曰。

君勿戚。聚散常事耳。且此時無用我處。奧曰。否。吾固不能一日無若也。特曰。吾早與君約。君病則來。愈則去。豈忘之耶。奧曰。去亦何亟。特曰。君殆健忘。吾數數語君。吾有父病。狂易。吾尙能得其意。以君病。遠離久。安可不歸。奧曰。卿奈何。同時盡孝於父。且盡情於我耶。瑪喇喳乎。昵我。盍歸。我言次。首倚特肩。特手撫奧髮曰。情耶。猶熱病耳。數時後。雲消煙滅。不知其何來。不知其安往。倏至。忽渺。終屬子虛而已。奧曰。卿何作此語。以柔可繞指之心。奈何欲作百鍊鋼耶。特曰。此言不惟吾能自信。凡飮嘗此中況味者。無不知之。吾墜於情者。屢第向不敢以身輕許人。故卒能脫此嬰纏。不爲所困。否則吾身尙有今日之自由耶。且……

言未已。見奧色變。作不欲聽狀。遂嘿然中止。良久。奧執特手加唇際。特低首。奧曰。瑪喇喳。我知若怏怏。若豈欲別我耶。特輾然娛目視。奧神爲之搖。捉臂小語曰。卿誠不我棄。將再至。特搖首曰。否。否。前已告君。當盡職於吾父。所以冒不韙至此者。恐他人伺君疾。不能如吾周至耳。奧曰。此非卿愛我之明證耶。特以手微推之曰。誠然。吾口

未明言吾臆中之所以告君者且不知凡幾覺吾之愛君與吾之愛他人固無異同也奧曰愛止此耶吾不願聞特曰或不止此或此中頗有特別者吾亦不知情之一往。

奧聞之心復趨趨然亟呼曰瑪喇喳特微笑曰吾自處最空幻卽有心眷者未嘗與之交一言若輩爲誰歷史中人豪圖畫中傑士是已君且勿笑此乃出女子之眞愛惟不幸眞者易去如好夢難留當吾之初見若輩也愛慕之念油然而生於是朝翻夕睹無日或息而熟覘旣久又不覺頓失感情言次起立曰我已盡告君當許我去奧曰然卿旣允再至暫離何害瑪喇喳乎吾今日不多言請毋相忘特淚湧如線曰君未信耶凡我所爲竭智殫力不敢稍懈者匪他人爲君爲我爲吾輩而已設吾能久居於此設此身勢可屬君吾又何意而自扞格奧曰然則如何將卿父未允耶吾意未必卿盍令我往見之將與卿偕動以眞情何患不諾特淚下若湧曰無補矣父病狂卽言渠何知奧曰吾不敢多問吾意卿父必爲麥司士喇蒙之友特領之奧曰

彼非平克耶。特搖其首。與忽起曰。果欲行。不敢強留。離合皆卿自爲之。卿果愛我者。則今日暫離之苦。正所以博將來永聚之歡耳。特復領之以示意。卽舉武出。且曰。君善自衛。

逾半小時。特至綠巴稔舊屋。甫升階。聞後有履聲。回首見高羅德奔躍而來。欲推門入避。又踟躕不敢。乃於階以待。高至。脫帽爲禮。作懽容。特問何以追隨。若是之亟。高曰。緣若不肯以眞住址見示耳。特曰。安知非眞。高曰。若答至速。是以知之。脫爲眞。則未有不稍躊躇。能卽出口者。特嗤然曰。黠哉。君頃欲何爲。高曰。有言相詰。此非交談所許入室否。特躑躅曰。吾父病狂。高曰。不相擾。似亦無害。特畧擧蹙肅之入。高隨至一小室。室中圖案一。上設一大螺殼。光瑩然奪目。特坐近窗。高則旁案坐。察室中陳列。若逆旅然。特問曰。君欲何知。高曰。我已知。若友於麥司土喇蒙。故嘗爲之道地。今所欲知者。若是否爲平克友耳。特變色。注視室門。曰。勿於此道。平克君亦知彼近狀。彼何在。彼何爲。高曰。吾意其必在此。邑特起行。近高。小語曰。君脫識彼。當趣其離此。

麥司土我所深知。設此二人者相邂逅。平克休矣。高曰。若輩強梁。汝護恐不力。恐終不免陷邏者手耳。特曰。若平克爲君友。安可作此言。

高腕顫動。狀似有所感觸。乃曰。吾知平克猶爾之知麥司土也。平克少時在外。曾以微利。故冒極大之險。然今知自重。殆不可以賊輩目也。特曰。此二人故事。我知之深。君尙隔膜。高曰。吾知之。平克生平不欲傷一人。特曰。以吾所知。則不止於此也。彼雖不欲傷人。彼欲傷其友。高故躊躇久之。曰。誤矣。吾輩所指。殆若兩人。特曰。吾所指。乃冒險者。彼黨友有四。二十餘稔前。若輩同一舟。舟破於支那濱海。遂誓同生死。互相援救。中麥司土喇蒙。最敦厚。餘黨嘗呼爲半智子。高曰。彼何人。曰。彼生於墨西哥。西班牙裔也。高曰。若亦西班牙裔。然則必有瓜葛。特曰。是或然。麥司土細察同黨。始知彼三人皆顧私利而忘公益。且中支那人。居其半。嘗噉餘黨。且殺葡萄牙人。而平克

高接語曰。麥司土深知珍寶。皮藏所而祕不告。平克信否。特曰。使平克知之。必將殺

彼故祕之高搖首曰觀此則爾猶未深知平克者特笑曰然則君日處鄉僻能遍知天下事耶不列顛版圖不爲不大第以詢田夫野老求其詳示能之乎高曰爾非英人安得不作此語特曰雖然吾極愛一英人吾知彼必不爲鄉愿若君之貌爲長者非吾所知高默然卽起欲去特止之曰君將懲平克他適否高曰脫相遇或能進說特微笑曰相遇必矣若彼不以麥司土爲意君可告之云麥司土求覓珍異殆二十餘年杳無踪跡是必久散行於異域可知矣高曰爾以爲果有珍異物耶特曰必然否則支那人殺葡人果何意哉吾意所得亦非至鉅殆平克與麥司土妄測爲無盡藏耳久之特又曰吾欲君許我一事君勿假手於邏者以害麥司土可乎高曰是不敢言使麥果病狂則爲麥計爲他人計均不可不受繫禁也反而言之……特亟阻之曰且請勿言若麥司土當禁平克罪亦維均高曰何也特曰以彼所欲爲之惡念故耳高不答遂出

是日與自特去後抑鬱無聊情至奮然忘其體遂強步出探特是否仍在舊居哪克

司之戒提梨薩之勸均置之不顧矣。至綠巴稔舊屋欲叩門復止徘徊瞻望往返數四。忽聞闐戶聲。卽望見特美鶯送高羅德出闔扉而入。方驚愕間。幸高已飄然引去。未之見也。奧乃疾行至門。搥以手。卽一守門嫗出曰。密司特美鶯離此多時。尙未返。語竟戶卽閉。奧神志喪失不知所爲。怏怏而歸。耳目若無聞睹。提自室中趨出。木立注視。黯然無語。久之。奧謂之曰。若勿與我語。勿問我行將爲若盡言。逾數時。同入餐室。奧始以所遇告。且曰。提利吾嘗勸若人。不注意於我。我亦無庸注意於人。今殆不可信耶。提曰。嗚呼。奧。善利。奧曰。噫。吾與若俱誤矣。吾能勸若。反不能自勸。提曰。奧。善利乎。語未已。若甚驚怪。奧曰。勿爾。若於高羅德。吾於特美鶯。用情殆相若。實則彼二人自互相愛。甯顧我。曹提曰。互相愛耶。奧曰。然。特止願私見高羅德。他人不顧。提變色曰。此事吾不能信。中恐尙有乖誤。高羅德雖竭盡心力。斷不能移特美鶯愛若之心也。奧色頗怡曰。然則特美鶯何爲不避高羅德而偏卻我。提曰。是有故。彼恐兄一意糾纏。欲其再至。不然則別。未終日。何間隙之有。至高羅德之行事。吾敢決其不爲。

害也。奧曰：固矣。彼或欲調吾曹消息於特。惟特竟不之辭。斯可怪耳。提曰：是何傷哉？是夕，高來。奧欲辭不見。提止之。方相語間，齊引高入。高曰：聞有與我同姓者來謁。未知爲家君否。奧微視點其首。高問提曰：亦詢及余否。提徐答曰：否。設問及吾曹當請其問密司特美鶯矣。高卻立言曰：然彼乃一好女子。所知當無不言。提不語。高又曰：吾今日離此，卽直造其廬。與之傾談。始知其信足有以令人繫愛者在。不覺印諸腦蒂。畢世不忘。提已低首淚墮。高顧奧曰：吾勸君速離此屋。令邏者環守之。何如。奧曰：深謝雅意。惟此時已略有布置。故不欲多事自擾。高視奧。又顧提。覺形神冷淡。竊疑有異。起立欲去。忽又思欲於波士畝覓其父。亦大非易。乃曰：今日之訪，深恐非時。惟曩日偕邦呢來。亦此時刻。諒必將恕我。敢問家君居何所。奧曰：彼未言及。高致謝自去。提欲隨之。奧亟力止。

高旣出，蹀躞四顧，不知所之。正凝立間，見第三號最下層小牖中，隱約有光。俯身窺。則內一人持小燈，翻移各物。頃之，身轉面見。乃其父伯林頓也。大駭。再窺之。見每啟

一箱剖一囊必一失色。作躅足狀。及見囊篋之已啟已剖者。狀尤惶惶。高憶及特美。鶯言再參以昔日所聞。至是始疑平克即爲其父。籌思之際。聞後有聲橐然。亟回首。髣髴一短小人由樹後而隱。其人爲誰。即麥司士喇蒙也。此時高羅德窺伯林頓。不意麥司士又窺高羅德矣。

第九章

高羅德恐二人一覲面。即有不測之憂。乃疾行追麥。遶樹數匝。渺不可得。再視第三號下層。已暗黑若漆。不得已。凝立樹下。待其父出。時行人寥若晨星。景色淒寂。久之。教堂鐘十下。伯林頓始由第三號正門出。甫降階。見高。即呼曰。高羅德。汝胡爲在此。高曰。昨卽至此。伯曰。然則何爲。吾聞梅理士言。其妹將與邦呢結婚。以汝前日所論。則此事爾尤不以爲意。且邦呢又汝契友。汝當不至因此絕交。高曰。誠然。且行且語。至渡口乘舟。月照檣竿。參差相屬。既登陸。高語伯曰。鐵堡第三號殊怪謬。伯曰。何也。高曰。賊皆以此屋爲奇貨。夜施佻。篋術。且難更僕數矣。伯色驟變曰。賊耶。其詳言之。

高曰。凌晨。室有一人。渺小其軀。二目不同色。出沒飄忽。人莫之知。伯曰。是必麥司土喇蒙。高曰。然。此。人。不。僅。能。入。室。潛。搜。且。能。窺。他。人。之。動。作。今。晚。伏。第。三。號。牆。外。由。下。層。小。牖。中。探。首。內。覘。伯曰。黠哉。麥司土。高曰。冒險家四人中。麥果獷悍。首出耶。伯曰。我不能知。惟冒險家之名詞。含義頗廣。可爲盜賊。可爲英雄。久之。高問曰。父來此。將有以利梅理士兄妹乎。伯曰。否。吾自利而已。高失色不語。伯曰。高羅德。汝勿故作驚愕。吾知汝心中亦必賊。我高驚曰。吾父胡言此。伯曰。是必然。汝不云麥司土爲賊耶。則我可知。高曰。父尙未知吾意。伯曰。吾在室中。潛搜各物。麥司土窺之。汝亦窺之。雖然。吾所欲獵取者。實吾所當得。非梅理士所應有。且此物何在。若輩亦未之知。高曰。比谷珍蓄。本屬謠傳。父亦信之耶。伯曰。無論謠傳與否。吾有真知者在。彼威廉私自刦取。載寶而歸。豈能誑我。

言次。目矐然上視。頗有狂態。高曰。果有珍異。誰願秘藏。且彼生平喜購奇物。纍纍然積儲盈屋。所耗不爲不鉅。恐已乏餘珍矣。伯搖首曰。此不足盡耗其所得。高曰。餘則

股票契券而已。伯曰：約得幾許？高曰：每歲息金可得二三百鎊。伯笑曰：使威廉盡出其所有，歲息且十倍於此。高曰：談何容易，不觀予家母財與子金乎？伯曰：是安可與此較？設威廉不以自肥，則同黨此時皆殷富矣。高曰：此類珍寶，不擇地而藏，凡涉足處，安知其無有？吾曹倘知而發取之，足矣。伯曰：不然，支那巨富家，往往不惜重貲，購明珠翠玉，惟奸吝者，始以窖金爲得計。吾英人則不然，爾不聞有人曾捐十萬鎊，以經營育嬰院，卽此一事，可知吾英人好名性質，非東人能及矣。

高曰：吾聞支那人善懋遷，工心計，信否？伯曰：然。故威廉所得，多非支那產。中一印度馬羈，綴以明珠寶玉，值鉅可知。又璆環碧釧，文瑩之石，暨翠盃金杵，別類殊名，卷握之藏，富可十世見之。神搖目眩，直欲垂涎。高曰：吾聞裝飾諸具，贗鼎居多，東西皆然，不足爲怪。恐威廉運寶歸時，大半爲魚目砒砒之類。伯曰：威廉目力至銳，誰復能欺？高曰：威廉所遺統計之，不及一萬鎊。父知之否？伯曰：當十倍於此。此種珍異，吾決其祕藏未售，彼亦恐麥司土喇蒙與……與平克耳。高曰：何以知之？伯曰：二十年

來均有人爲我遠近蹤跡。竟無所見。是以知之。高曰。威廉遺產與其兒子。父亦將取之乎。伯曰。然。珍寶非屬彼兄妹者。高曰。然則亦非屬麥司士與平克也。伯忽問曰。汝將何之。高曰。時波德旅館。伯曰。吾欲他往。卽逕去不顧。

高入旅館。膳畢。卽出。擬告特美鶯。勿使麥司士外出。比抵綠巴稔舊屋。搥扉。無應者。乃回至邦呢舊寓。止宿焉。翌晨。又詣鐵堡第三號。提方縫紉。見高大愕曰。密司忒高羅德。吾兄昨有所感觸。體中未適。尙未離衾。然君來。當往告之。高曰。勿擾。密司梅理士。吾此來爲卿耳。提曰。爲余耶。高曰。然。亦爲邦呢。吾聞卿與邦呢。近日以口舌齟齬。提曰。無有。第間關已一星期。要之。吾不任過。高曰。昨夕邦爲吾言。始知卿不能無過也。提曰。彼作何語。高曰。彼但言卿情疎意澹。有外之之意。用是日夜自傷。提拈針默然久之。始曰。邦言過矣。吾自謂相接已逾常格。高笑曰。然則爲卿愛者。卿必遠之耶。提曰。否。君與吾兄皆謂當愛邦呢。譽爲智賢士。以余觀之。君等誤矣。高正色曰。何誤之有。提曰。邦之賢智與否。吾未之知。惟傲然自尊大。意態流露。不能自掩。彼自謂愛

我。卽。所。以。愛。奧。菩。利。其。用。愛。於。吾。實。非。吾。所。計。倘。果。愛。奧。菩。利。者。絕。迹。多。日。是。誠。何。心。高。曰。邦。自。見。棄。抑。抑。自。悲。復。何。心。履。此。闕。雖。然。昔。吾。固。爲。邦。作。鉢。者。今。當。爲。轉。圜。以。釋。蕃。芥。提。曰。本。無。介。介。亦。烏。用。轉。圜。高。微。笑。曰。設。有。意。見。爲。吾。所。使。則。修。好。之。責。當。身。任。之。提。曰。君。奈。何。以。此。事。自。擾。密。司。忒。高。羅。德。乎。高。曰。吾。甚。惡。密。司。忒。高。羅。德。願。卿。勿。作。此。稱。提。曰。我。不。能。以。密。司。忒。伯。林。頓。稱。君。此。應。稱。諸。尊。甫。前。耳。今。彼。且。來。……高。亟。曰。來。胡。事。提。頰。頓。赤。高。曰。彼。非。……提。曰。彼。言。聞。吾。輩。得。遺。產。故。來。致。賀。及。吾。兄。略。述。受。擊。狀。彼。卽。欲。至。祕。室。搜。察。兄。辭。之。言。業。已。從。事。矣。尊。甫。固。請。旣。入。久。之。始。出。色。頓。異。常。時。詰。何。所。遇。曰。無。有。高。聞。之。口。噤。不。語。見。提。志。忑。之。狀。見。於。面。曰。卿。意。何。謂。提。曰。吾。有。所。知。曰。何。也。曰。密。司。忒。伯。林。頓。非。卽。平。克。耶。高。不。能。聲。提。又。曰。奧。菩。利。當。亦。知。之。高。起。環。行。室。中。自。言。曰。語。之。何。害。然。卿。當。知。吾。父。非。如。麥。司。土。之。兇。悍。諒。必。不。以。視。麥。司。土。者。視。平。克。也。提。曰。何。敢。爲。此。惟。熟。思。此。事。殊。爲。怪。異。麥。司。土。假。塞。蒙。之。名。由。後。而。來。平。克。則。假。密。司。忒。伯。林。頓。之。名。由。前。而。至。高。至。此。亦。頗。不。

耐曰。凡卿所疑。請一一爲卿兄言。欲何爲者。當唯命。言已欲去。提忽問曰。叔令吾館於君家。故爲之。抑偶爲之歟。高曰。迹似無心。事實有意。彼固謂此足以探平克所爲耳。提頷之。高曰。將往告吾父。今日卿兄病。不能見客矣。提曰。然。兄誠病。吾不敢多與言。渠昨竟違醫士戒。私往見彼……言至此。亟轉首他顧。聲斷不能遽續。

高凝思久之。提又顧高曰。君將往見特美鶯耶。高曰。麥司士未可與平克遇者。吾將請其止。麥勿出。密司梅里士。盍憇卿兄。趣離此屋。所儲有珍異。果信之耶。提曰。否。吾知室中儲積。已竊取殆盡。諸物必由隧道出。其道何在。則未之知。高曰。卿疑特美鶯乎。提曰。否。惟吾知彼引賊入室。曩一匿名函。來給吾兄。出實出其手。高曰。果爾。亦必迫於不得已。渠固一最可敬愛之女子也。提強應之曰。然。高察提色。似頗不懌。覺坐難甯帖。欲啟齒。復茹之。提喟然曰。特之蠱惑。能奪吾兄魄。而舍舊謀。新吾兄病。所由致此。非可愛可敬者所爲耶。高曰。不意渠竟外卿兄。提薄怒曰。昨日渠拒吾兄而納……他人。高曰。噫。其謂我耶。昨渠曾見我。然此亦常事。吾生平磊磊落落。瓜李之嫌。

非我所懼。要之無論在何地。對何人。既自返。無怍。又何恤乎。人言豈如卿兄及邦呢。必跬步自拘。轉多束縛。提曰。吾兄以此。輒鬱鬱不自。慆。高曰。吾甚憂之。且奈何。然咎不在我。其不當妬我也。猶邦呢。之不當以卿故而怨我耳。今吾欲爲卿傳一好消息於邦呢。何如。提曰。渠何嘗欲得好消息者。高曰。吾試爲之。何如。提曰。不可。當任其自。至高曰。非卿命。渠且趨。密司梅理士。奈何不令余往。語提曰。無已。則爲我告之。云。世界中有一人愛我之深。竟無異於愛密司特美。鶯者。吾甚感之。高知責已。嘿然退。欲出小語曰。今日倘吾父來。請以卿兄有疾辭。提不語。方提客胡里斯時。高嘗日與言笑。洽甚。邇來察高色。巖然莊肅。語不輕出。諸口以較昔日。判若兩人。提異之。然眷眷之懷。絲毫無減。雖有百億邦呢。不能奪也。

高既出。卽詣綠巴稔。特正倚牖。見卽啟戶以逆。相將入。特曰。君來必有事。請趣語。彼麥司士平克。得毋邂逅耶。高曰。不知。惟麥司士已窺見平克。平克亦知之。吾以此事與若商權。當各爲之防。勿令相值。特曰。脫相值。則風雲且爲變色矣。昔夕。麥司士歸。

時察其顏色。固知有變。今險象固在眉睫。高曰。若有權。令其去此否。特曰。不能。昨夕吾於隔室。聞其狂走。室中無異。癩發躡踊。叫天欲甘心於仇敵。徹夜號呼。未休。質明始息。我既不敢詰問。又不敢慰藉。其暴怒顛狂之際。直視人如蠅蟻耳。高曰。今安在。特曰。尙在室。夕間忿呼過甚。諒此時疲茶就寐矣。高曰。若能止彼。今日勿出否。特曰。不能。高曰。雖不能。必勉爲之。爾我各制其一。禍庶可免。特曰。敢不盡力。特恐無濟。高曰。麥司土已在此。惟平克尙不知所之。是若爲其易。我爲其難。特曰。噫。君甚智能。覓我寓居。豈不能偵彼蹤迹耶。高曰。吾已語密司梅理士。拒彼勿納。吾輩所懼者。二人將相遇於鐵堡第三號耳。脫在途。有邏者在。不足慮。特色若死灰。曰。我將爲之。我自。有術。高曰。何謂。特曰。麥長夜未嘗食飲。今且酣臥。寤則必命少進。若和以催眠藥。則將終日昏昏。膠黏臥榻矣。然君亦必爲所應。爲勿縱平克。勿負我心。高諾之。特曰。吾冒險出此。所不敢辭者。欲保護一人耳。諒君亦當爲彼。故勞瘁不辭。高曰。吾非特爲彼。且爲他人。特頷之。

高數語後。卽別去。見邦呢。與共覓伯林頓。不可得。悵悵而歸。擬往渡頭。阻伯去路。聞門鈴聲響。邦憑窗外望。錯愕曰。密司特美鶯來。高趨出。特曰。君言在此。故敢冒訪。然吾不欲入。今告君。麥司土醒時。不食不飲。一轉瞬間。已渺然不見。高驚曰。信耶。我必赴鐵堡。謀所以阻二仇相遇之策。平克尙不知安在。可奈何。特曰。噫。天實爲之。吾輩何能爲力。高曰。卿勿自餒。密司梅理士當知所以處。平克去。則禍機自折矣。我此行或能遇平克。當懲之他往。特搖首曰。晚矣。言次。若不勝戰慄者。高曰。能與偕行否。提曰。吾不忍見彼二人。一覷面。卽演慘劇。高曰。事如何。行將語若。請勿怖。或轉禍爲福也。特曰。彼二仇。啣次骨之恨。歷二十餘年。一旦相見。非決鬪無以壓其心。語時容極慘沮。高亦心悸。強作歡顏。握手而別。至鐵堡第三號時。日將西墜矣。提聞聲趨迎曰。我固拒不去。且如之何。此時方與奧普利傾談。高曰。謂吾父耶。提曰。然。頃吾曹在前室。均見君。向此間來。密司忒伯林頓命趣君入。高曰。諾。我固欲入。提阻之曰。誤矣。密司忒伯林頓。乃欲我告君奧普利恙未全瘳。請勿相擾。高曰。彼可與

與君語。吾獨不可耶。卽徑進。門甫闢。無復人跡。高驚問安往。提曰。不知度必在驗視各室。高恐其父或頓萌惡念。效麥司土之所爲。則與普利危在瞬息。念及此。憂形於色。亟曰。請視與君。是否在寢室。提入視。出色大變。姑自持曰。無害。君不聞樓之下有人語乎。非若曹其誰。高趨出下樓。至前祕室。見與手秉一燭。回顧見高。問胡至此。高知與無恙。喜不能答。與又問之。始曰。意吾父在此呼我耳。與知其誑語。滋不悅。曰。若有言。尊甫頃在樓。請往告之。又曰。尊甫意良厚。欲爲我探賊路。故與我分途搜索。高曰。君自被擊後。曾至此否。與曰。否。然必有人來此。各物漏失不少。邏者繞屋。且難得力。是室內守護。不可缺矣。且言且燭。與隅無所遺。而窟室門緊帖地板。則未之覺也。高方欲告以窟室所在。忽聞樓上有驚號聲。側耳聽之。又復寂寂。

第十章

先是提自高去後。靜坐凝思。伯與二人。旣相款洽。彼或能告與平克故事。以釋疑團。忽又慮麥司土兇獷絕倫。伯或與之同氣類。反顏以逞。則與命且在須臾。欲下樓探

視甫至梯。聞上層樓有聲甚厲。足仰望。微光一閃。卽渺引耳以聽。似有人相搏擊。俄頃大擾。駭絕欲號。一轉念間。卽奮身不顧。飛步而上。循聲至一室。推門入。窗尙半掩。晚霞入映。隱約見兩人相鬪。且鬪且詈。聲勢洶湧。惶急不知所爲。呼密司忒伯林頓。無應者。轉身退。欲大號。吭咽不能。聲少頃。二人相持出。至迴廊。瞥見伯林頓衣上血斑斑。兩手皆赤。不意胡利斯中一雍容厚重之富家翁。一變而爲遠古蠻俗中專事鬪力之戾夫。悍士麥司土則墨面矮身。儼如猱獍。往來跳盪。舒兩拳若巨爪。提愈怖。愈不能出聲。忽聞梯間履聲頗亟。氣頓壯。大呼未已。高已兩手持其身。提曰。勿顧我。趣解彼。二人鬪迭。麾以手。二人方行。覺後有推之者。回首無所見。前趨則奧已由室中出。大呼曰。止。否則槍且發。高與提驚顧失色。奧疾以身遮伯林頓。麥司土間左右拳扶。若雨不復避。提呼曰。奧。善利。奧。善利。高仍持提背。亦數呼。梅理士時伯麥二人疲於鬪。麥鼠伏牖下。伯則據室門大喘。奧右持一手槍。鶚顧衆。此時始見之。高注視百葉窗。有一物下垂。麥潛起欲攫之。高疾趨阻視其物。則一修刃。銛利若霜。

雪血數點著其上。入木者寸。蓋此刀麥初持以刺伯。伯奪擲諸外。適中百葉窗。故深入。不墜。至是高亟拔之。下摔麥仆。跨坐其腹。作欲殺狀。伯此時喘定。整衣髮色頗怩。怩。面提深致不安。迴身欲出。奧厲聲阻之曰。止。止。密司忒伯林頓。事未剖白。請君稍從容。屋中妖異事。懸疑已久。君二人必詳語我。提梨薩當以燈來。時麥撐持欲遁。高曰。敢動者死。奧以槍指麥。謂高曰。彼若擾君。吾當以此了之。麥哀曰。不敢擾。不敢擾。高慮其詐。又一膝據其胸。且曰。梅理士。此賊細小。可出入罟網。最難防範。麥曰。吾身誠瘦弱。君若以此處我。呼吸立絕。且平克獷惡。幾斃我矣。高不語。奧旋行數四。若有所思。忽顧伯曰。噫。平克伯。手拭面血。慨然曰。我不能辭。此事君當知之。我近則伯林頓。昔實平克也。奧神魂頓失。木立不答。伯又曰。君若責我假名。則君叔之爲威廉。此賊之爲麥司土。何嘗非假。麥曰。密司忒梅理士。君叔實欺吾曹。不知君亦曾聞吾曹故事否。奧曰。過半矣。爾二人非皆謂吾叔奪若輩應有之權利耶。言未已。伯麥同聲曰。然。且於同盟於背約於欺誑於仇視。歷述不遺。

言次。提攜一燈。上明光四射。見地上。則一小燈罩已破。始知伯由前室攜至。藉助搜牢。而適覩平克。以致暴露。奧恐齊司門驚慄。趣提往慰之。提去。奧謂伯曰。密司忒伯林頓。君信吾叔有珍藏乎。伯曰。必有。奧曰。君果信之耶。此渺小野獠。始扼我吭。繼擊我首。狂兇詭譎。天良盡喪者。正坐信此故耳。伯曰。以吾所信。君有所知否。奧曰。否。吾叔業產。除此宅及宅中廢物殘器。股票契券等。歲息可得二三百鎊外。別無長物。君既爲平克。則吾叔所遺。當從舊約。任君自析取之。伯曰。君叔本有之產。吾不敢絲毫染指。惟吾輩公產。可值十萬鎊。今察君叔所遺。僅十之一。是以知彼必別有祕藏。時麥呻吟不絕聲。咻咻然。類巨豕。伯又曰。吾度珍物必藏一囊。或一篋中。奧曰。君度之固當。盍早語我。麥於呻吟中。忽嗤然作笑。伯謂奧曰。設早言之。君必不信。且將拒我。而君卒視所藏爲窟敗。貶值出沽。可惜孰甚。奧至是頗韙其言。伯又曰。吾每來搜覓。皆邀君許可。非如麥司土負其兇點。甘爲胥探之行。且吾若得所欲。求必以實告。誓不欺君。奧不語。似陰以其言爲未信者。

時麥亦小語曰。密司忒梅理士。設我得之。亦必以實告。高聞之。局局然而笑。奧曰。君等利益久。失勢必於此。取求惟有一言。欲辨明權限。就君所述。背盟食約。實吾叔爲之。則事本無關於我。明甚。伯麥皆領首。奧又曰。君等既謂吾叔之股票契券等爲本。有私產。則我兄妹既得遺命。卽有掌握之權。伯麥又合詞曰。然奧曰。室內囊篋諸物。吾毫末不欲入己。君等可盡取分得之。惟分後不能爭競。君等可各具約書。一永敦和好。脫欲盡發諸物。而後平析。則請悉移他所。勿留纖毫於我家。吾久已厭見。惟恐散之不速也。語竟無應者。

後麥言深知珍寶所在。奧笑之。少頃。高曰。威廉股份卽屬於梅理士。安得忘卻。必三分而後可。奧呼曰。此非吾所欲。卽吾妹亦不願者。伯曰。高羅德言極韙。密司忒梅理士必如君言。令我顏甲矣。珍物雖有。特未確知藏所。既有平分之命。敢不聽從。鄙意擬無庸發驗。可計件析之。其珍物孰得孰失。各視己之幸與不幸耳。時麥與伯爭珍物。所有喧噪。駭人高欲有言。竟無機可入。奧力止勿譁。又請高釋麥。麥起致謝。伯探

懷出紙筆。作約書。略言平分訖。不得有後言。設有之。當聽奧善利判決。伯麥二人既簽押。麥欲取者。在室下層。伯則在上。至威廉所應有者。伯麥僅允與以小份。高力爭。伯麥漫答之。

約既定。奧倦甚。謂高曰。任若曹自移運。吾輩且下。至賓室。提方兀坐。舉告之。喜形眉睫。曰。奧善利。兄眞明斷。此等朽蠹物。吾久土苴矣。今一舉而空。可絕彼輩……言頓止。既而曰。彼吾謂麥司土耳。今而後。其樂可知也。奧曰。吾妹於珍物亦毫不涉。意耶。提笑曰。雖儂盡黃金。吾一星不取。時伯麥二人均入下層祕室。高引耳以聽。意氣摧頹。憂慚交集。謂奧曰。不料事竟至此。吾實無面目見人。奧以高曾持鼎分之議。熱誠相助。不遺餘力。心感之甚。前隙頓冰解矣。歡然曰。此非君之過。且君力助我。感且不遑。今吾惟蘄儲物。速離此地耳。高曰。設果如若輩所料。則珍物必不屬君矣。提曰。珍物本非所望。惟若輩從此不擾吾曹。已爲大幸。言未已。聞笑呼聲。高卽趨出。且曰。我將視若輩所爲。

至祕室。一燭置木箱上。伯與麥或持篋。或挾囊。狀極獷惡。儼如中古海盜。若非二十世紀初伯林頓與麥司土之真面目者。窟室門已闢。高探首下望。則藥戶前敗絮滿地。知尸衣已爲擄裂。頃之高詰分析了事否。伯曰。了。珠玉不可見。然吾得美酒於窟室。飲之味大醕。足供貴族顯者。高又問曰。三分之約。得毋忘卻耶。伯曰。物之屬與善利者。已載名其上。所分頗極公允。麥亦言。約猶在耳。豈敢故忘。高見二人頗相安。甚悅。俄頃三人皆出。麥手持鑰一握。閉室門。鍵之。然則昔日暗擊與善利而奪其鑰者。非麥而誰。分析畢。奧儻兩車送伯麥暫歸。期詰旦來取。高無聊。亦掉臂欲去。奧留之不聽。卒與伯同車行。

翌晨提起。憑窗望見伯麥各坐一貨車來。既入。卽言各祕室中一人皆不得進。麥見各戶鍵如故。心竊慰。次第移各物車中。道路觀者如堵。見大小篋裏。纍纍若山積。或評其值。或測其藏。或以爲殺越取者。或以爲逋稅來者。藉藉人口間不已。麥運既意。若自得。提竊目笑之。奧則謂之曰。君前日少勞。今日可稍紓身手矣。麥曰。密司忒梅。

理士君言吾所未解。奧曰：前數星期，脫君不潛來搜取，則所儲原不止此。裝運增勞，勢所不免。麥笑而不答。移時曰：除祕室外，宅中須一周視，以釋狐疑。奧諾，引之去。步步注目。凡罅隙處，麥尤留意。伯深以爲恥，力止之。麥曰：密司忒伯林頓，我之不憚煩者，免後日再擾此宅計耳。此時吾疑已盡解。他日或某室尚有珍物，君可自取，吾不復過問矣。

巡視畢，奧引伯麥入賓室，斟二巨觥曰：謹以此爲君等壽。君等德我者有三：請略陳之。室中滿儲竄物，正慮無從處置。君幸爲我悉掃除之，德我者一。自吾來此，屢見怪異，欲探究究竟，卒不可得。今幸君洞抉底蘊，令我疑竇頓開，德我者二。君等旣得所欲，使吾曹化仇敵爲友朋，他日把臂言歡樂，故無極。德我者三。有此三德，沒齒不能忘矣。麥以爲奧友情濃，擊語語出自肺腑，乃忻然作自得狀。一引而盡，伯持卮不飲，欲言若舌結不能出口，置卮於案，遑遽而出。提始竊服其兄措詞之善，及見伯不語而出，念彼爲高羅德之父，且平日待己頗厚，不覺又怨其兄出語有芒刺人胸骨，繼念

高不善其父之所爲。引爲己愧。察其昨夕臨別形色。似將絕迹不來。則又隱自歎。不勝悲戚。伯麥旣去。途中多有隨觀之者。至渡口始已。

伯走火車站。麥則運物歸綠巴稔舊屋。其前室已悉糞除。備皮各物。麥部署匆匆。狀至踴躍。特則袖手凝立。若有所思。頃之。麥謂特曰。吾兒何戚戚爲。吾曹行且巨富。汝所欲歸之人。慨然以此貽我。毫無吝色。吾語汝。此中必有巨值。可助吾發之。特搖首曰。此言吾未之信。今日所得。無異糞土。言雖明。取與刦奪何殊。德理俱傷。至斯已極。尙何忻悅之有。麥強笑不答。其性雖殘暴。睚眦必報。而愛女最深。摯惟恐或拂其意。故聞特語。夷然無動於中。久之。始曰。我取我所應有而已。特曰。脫珍物果度。諸下層而父獨盡搜括之。是豈合於公理。麥微笑曰。我特臆想耳。威廉每夕必邏察下層於他。則未及故妄度如是。

特出自歸寢室。逾五分鐘。聞麥翻囊倒篋。迄無休時。驚歎狂呼。各聲雜作。已而麥入。色若死灰。語特曰。噫。已矣。我受給矣。前功盡廢矣。凡吾所取。皆朽窳物耳。特早料有。

此收局從容慰藉百端。譬解時夕日將墜。餘霞映窗際。麥怒眦與霞光交映。作殷血色。尤足驚怖。切齒躅足曰。彼得之平克。得之吁平克。烏能獨有吾必取而後已。特曰。約書具在。安可食言。久之。麥曰。黠哉奧。普利亦比而給我。特力白奧固長者。且慷慨斷不肯作半語。欺麥無語。是夜聞麥室中蹀躞。旋行恍若痛發。特輾轉不能成寐。至教堂鐘三下。寂然無聲。方就寐。約四句鐘時。鐵堡第三號。忽有人搗戶甚厲。提驚寤。啟門出。至梯。覺有煙上騰。喉爲之塞。聞門外大呼曰。速出速出。提梨薩尙無聞耶。此間失火矣。

第十一章

提皇遽間。卽又入室。蓋隔室爲奧寢所。亟以手搗壁。大呼火且至。可速出。待聞奧寤。答始出。欲達前廳事。而煙阻不得行。時齊司門母女已由後戶出。大呼提速避。提聞之心懸輿。高問安否。隱約間似聞奧答聲。忽門外擊撞及呼聲大作。旋聞戶扉破裂。聲衆人譁噪聲。入室疾行聲。一時麻起。提進退無路。亂煙盈涌。火氣逼人。俄而昏昏

一無所省。比啟眸四顧。身已在鐵堡。途間左則奧。普利。右見一人。面黧黑。乃高羅德。奧曰。吾妹幸無恙。高指第三號舊屋示提。時東方已辨色。火雖漸熄。白煙猶騰騰然。救火具猶施展以撲餘燼。途人麇集。爭來相助。實則若曹久涎室中。所有乘倉。皇施。救欲遂其私。高謂奧曰。置火焚此屋者。必爲麥司土。半小時前。彼徘徊此間。適吾散行。至逡巡遁去。吾知有變。欲尾之。而火作矣。故得扣扉以呼。奧曰。吾輩軀殼。得不隨灰燼。再造之恩。畢世不忘。

提惟注視第三號。默然不語。奧遂偕提復入旅館暫居。高則往探火所由起。朝食時。至旅館。謂奧等曰。火起自庖所。外牖已損。置一巨篋。空無所有。驗之。乃巴蠟。菲油之箱。知是油必自牖外入。而後潛蒸以火。則焚如之勢成矣。且邏者云。火未發時。曾見後牆上隱約有若童子者。轉瞬卽渺。是必麥司土所爲。計屋中庖所。已全爲焦土。至賓寮寢室。稍稍受灼。惟廳事地板。半成灰燼。此外皆完好也。君當先命人邏守。亟卽鳩工修葺。幸勿猶豫。奧搖首曰。無事修葺。吾厭居此屋。已非一朝。雖盡付一炬。亦所

不惜提注視奧。木然不語。若有所思。高曰。此室華美冠倫。經營者實具苦心。甯宜輕棄。君試反覆圖度。必不河漢鄙言。今所慮者。麥司土一人耳。吾當往探所在。奧等此時皆默念。高第欲往見。特美驚耳。皆嘿然不答。高又曰。彼滿謂珍物悉爲所有。不意竟屬子虛。夙望頓虛。故行同顛癩。奧等皆頷首稱是。高又曰。吾恐擾君者不止。麥司土一人。脫吾父發篋以觀。同一失望。憤恨併集。又必遷怒於君。吾今尙當謀慰吾父。悵惋之心。俾不至忿而橫決。奧忽轉語曰。有一言欲詢君。今晨君何以時未黎明。卽來鐵堡。高縮頸不答。提視其面。神思頹侵。目作殷色。知以其父所爲不端。悒悒不樂。寢食俱廢。徹夜漫行。已而高去。提以此告奧。奧曰。噫。有是哉。羞惡之心。人皆同具。今不料老成人反不若後生也。

提低首下視。方欲有言。邦呢適至。曰。近困於事。錄錄無少暇。候問久疎。良用歉仄。惟嘗詢高羅德。知君家安適如恆。私心竊慰。奧曰。吾嘗聞君業大進。忭喜何似。吾前謂君不久必當任事。今果然矣。邦曰。感君善於勉人。惟密司提梨薩……語未竟。提曰。

余愧乏學問。安能勉人。君溺苦於學。近來革帶當應移孔矣。邦曰。從學非能傷人。衛生之道亦所夙講。甯敢終日伏案。效彼書癡消瘦之由。殆別有所在。提正倚窗望第。三號舊屋。見多人環集樹下。互相偶語。皆獐頭鼠目。無賴少年也。邦與奧槃談。寢及讀書祕鑰。提以其深奧無味。心厭之。

逾時。守舊屋者來白有事。奧遂出。邦移坐傍。提備極諂態。曰。密司提梨薩。高羅德言。嘗辱見問。不意廡隅驚馬。竟邀顧於孫陽。何幸如之。提曰。我意君必來視奧。普利耳。既羈於職務。自不能游行自如。不知君近日尙作球戲否。邦曰。然。日前有賽會。亦極一時之盛。提曰。趣言之。蓋恐邦轉作他語。欲以此杜其說也。邦曰。然。有一事亟欲相告。請先言之。提曰。否。賽球事我極樂聞。非此不願引耳。邦曰。密司提梨薩事尙有入聽而勝於賽球者。提曰。然是必游藝賽會矣。邦側身小語曰。昔與卿晤言時。卿已默許我言一事。提曰。然。我甚欲君爲奧。普利言養生之術。知君爲吾兄愛友所知。當無不告。邦聞言。詫愕漫應之。曰。密司提梨薩。吾乃卿愛友耳。提曰。噫。吾輩手足至情。非

他。人。比。故。人。有。愛。奧。菩。利。者。吾。亦。愛。之。然。非。吾。愛。友。也。君。愛。吾。兄。吾。甚。感。高。羅。德。亦。
 愛。吾。兄。吾。亦。甚。感。邦。以。身。帖。椅。仰。首。曰。高。羅。德。誠。世。界。中。一。至。可。愛。至。可。親。之。人。其。
 處。友。也。必。以。忠。信。徒。以。人。好。論。實。際。意。外。吹。求。又。不。免。無。端。受。謗。耳。提。曰。何。也。邦。曰。
 此。不。必。論。若。輩。蓋。謂。人。必。有。實。學。專。門。名。家。庶。一。生。無。愧。提。曰。若。輩。實。學。未。得。本。來。
 性。質。已。膠。執。不。通。至。高。羅。德。不。欲。以。所。學。驕。人。而。臨。時。處。事。湛。然。不。亂。神。機。活。潑。智。
 慮。靈。周。豈。常。人。可。及。哉。邦。笑。曰。吾。今。且。不。辯。惟。高。羅。德。之。用。情。也。始。濃。終。淡。始。合。終。
 離。特。藉。此。爲。結。歡。之。線。索。耳。提。曰。此。線。索。其。不。近。人。情。耶。邦。曰。若。是。用。情。其。包。藏。非。
 人。心。所。欲。出。提。艷。然。曰。君。遽。以。高。羅。德。爲。無。人。心。願。勿。相。見。噫。吾。敢。謂。世。之。詭。詭。然。
 自。謂。有。人。心。者。恐。所。謂。友。朋。非。眞。友。朋。也。言。已。卽。舉。武。面。牖。探。首。外。視。邦。復。隨。之。柔。
 情。婉。語。百。端。媚。解。提。忽。呼。曰。密。司。特。美。鶯。在。此。邦。聞。之。卻。步。不。前。
 提。卽。轉。身。出。遇。諸。門。特。回。指。第。三。號。曰。誰。焚。此。提。曰。或。謂。麥。司。士。特。歎。曰。吾。早。知。其。
 必。出。此。耳。其。人。安。在。提。見。其。蹙。然。不。勝。悽。憤。心。憐。之。曰。我。曹。尙。未。知。爲。誰。此。特。出。他。

人懸想耳。特注視提曰。吾知之甚審。必彼所爲。前所得各物。發視後。悔怒交集。跳躑若狂。是必先逞毒於此。後及平克。提曰。彼亦知平克所在耶。特曰。我未之知。然彼欲覓平克。卽亦何難。平克非昨日。捆載盈車而返耶。提曰。然。特曰。然則。循途追詰。亦反掌耳。提曰。吾始念不及此。惟高羅德所見。與爾相符。特忽變色曰。彼處心積慮。殊不可測於此。已悍然爲暴舉。其待平克可知。吾不欲設想矣。提曰。請入室。與善利行且歸。特此時已見室中隱約有人影。逡巡不前。曰。室中何人。提曰。邦呢醫士耳。爲高羅德友。爾未之識耶。特曰。密司甯與之善。提曰。汝有嫌於彼否。特曰。我不敢言。提小語曰。願聞汝意。吾兄與高羅德。皆崇譽之爲賢士。特嗤以鼻。提曰。吾知汝別有所見。特曰。彼故厚於令兄。與高羅德者。非無因也。渠直一……提亟曰。何謂。特曰。捕食之禽蟲耳。提縮足而退。特曰。此言似近。突兀惟見有若注情於此輩者。反置應注之人於不顧。吾竊以爲過矣。提曰。此輩果可託耶。特曰。豈真出本願乎。提曰。否否。特曰。果願吾尙何饒。舌脫不然。請堅持己意。勿涉游移。一鑄錯終身。無樂境矣。提曰。然。謹受教。

顧爾何以知此。特曰：不於其言，亦於其貌。察之，復何遁。此輩人大都如是。不足託也。提曰：善。我亦不願與接。見汝當與吾偕。遂取冠同出。

亡何，奧歸。見邦在室，據窗而睇。又見特與提攜手行，乃呼曰：密司特美鶯亦來此耶。提梨薩胡不我告。邦曰：密司提梨薩今日甚異。渠自出室門，與此女談甚久。惟此女安可共處者。奧瞠目謂邦曰：君何意。密司特美鶯品至高潔，方愛敬不遑。君知之否。邦曰：誠然。耶吾所知者，渠日與無賴處。或云：卽爲其父家聲之污，豈可與交。奧曰：此中事吾悉知之。請君勿慮。吾已向求耦，所望者將得渠一諾耳。邦不語，起卽別去。是夜提歸，奧並無一語譽邦呢。心竊安之。

此日午後，高羅德駕快車至胡利斯時，適一僮啟扉出。高卽問曰：老主人在室否。曰：他出。知晚必歸。高曰：昨夕歸否。曰：否。高入，見母手持一電函。曰：高羅德，汝父無乃太癡。頃電來言多購舊物，令除彈子房與休息所二室爲藏儲所，煩甚矣。高率爾曰：必備。必備。父言以何時歸。曰：僅言今夕。舊物或多朽窳，乃不惜巨貲致之，殊爲費解。高

曰。吾知之。所費極廉。請速爲之所。毋拂其意。曰。汝旣知。盍向諫阻。高曰。費旣不奢。得物至夥。亦復何害。預備待其歸可也。移時。車聲麟麟。伯忻然返。運置旣畢。躬自鍵戶而出。夕食時。伯似有所觸。色異常。曰。高乘此竊戒母勿多問。故波士畝之舉動。婦固懵然不知。彈子房下爲休息所。室至曠。介馬廄及正宅間。食後。伯妻退。伯探手入懷。取鑰以往。高曰。需同從事否。伯曰。毋庸。汝可往解汝母怏怏。隨舉所知告之。高欲以麥司土行蹤之祕密語伯。繼思之。復噤口不言。度麥是夕必至。入園伺之。適遇其母。蓋婦初欲入休息所。伯拒不容。乃大悲。見高。輒以諄罵相加。高曰。母勿怒。中有綺羅有玩具。吾母暨二妹。見之必喜。行將攜出矣。婦曰。以錢致之。何喜爲。高曰。否。不過少耗轉運費耳。方欲再問。而高已倏然去。

高至園中。蹀躞四顧。忽見叢草中。髣髴有物動。叱問爲誰。寂不作響。時已薄暮。無從晰辨。卽趨入花房。呼二司花者。操杖擒賊。又呼御者。普郎司持燈以先。遍燭之。竟無所遇。惟有草一叢凌亂。似受物踐壓者。疑爲犬。復周覓。不可得。高囑三人滅燭。屏息

狙伺已則往休息所。竊翻百葉窗。潛矚中燈。火煜然。伯正持刃剖囊篋。狀極匆遽。每啟其一面。必失色慘沮。萬狀口喃喃。自訟高固逆料。必出此着思。此四人徒自仇視。比谷恐亦一無所獲也。忽聞善郎司曰。果有賊。高轉身問曰。何人。何所。捕否。善曰。吾實見之。惟李哪斯與基晤二人。則不之信。其人身至細小。趨捷類小猿。吾追之。欸然不見。再伺無所聞。高知其言非誑。乃給之曰。我亦見之。爾曹密伺勿懈。高意擬終夕。邏察休息所前。以防變故。回首內視。則已洞黑。望彈子房窗格。有微光外射。知伯已登樓翻驗。時園中廝僕盡起。環坐待旦。或疑主人病狂。或疑中毒。竊竊相耳語。至昧爽。彈子房燈亦熄。高亟入屋。遇伯於複道中。相見默無一語。高察伯顏色。非人知大失所望。乃曰。我室較近。父倦矣。請入少憩。伯此時疲甚。頷首示可。高掖之入。飲以布蘭地酒。伯既就寢。高尙侍立。頃之日出。乃發兩電。一與奧普利。一與特美鶯。問麥司土何在。奧得電時。朝食猶未畢。遂卽詣綠巴稔。提欲與偕。奧阻之。至則守門者言特外出。悵悵歸。是日奧凡三詣。皆不遇。遂電覆高羅德。薄暮忽默付麥司土。必仍

藏第三號舊屋中。乃託故外出。窺提不在窗前。卽抽身入舊屋。門者額手。奧左持燈。右執杖。逕至前廳祕室。室門已毀。地板半焦灼。殘物錯雜。疑麥或伏於其中。撥以杖。無所見。回身欲出。隱見地有若戶形者。似可啟。閉特半壓於鐵桶。桶重不可徙。竭力扳門。旋得一隙。欲呼守者助。又思此祕密處。必躬獨探之。乃屈膝下。窺闇黑。無所睹。別覓可入之徑。久之未得。倦欲返。行至梯後。見地板受燕露一小穴。燭之下有梯。力移板。板豁然啓。喜極。由梯下。則小門一排而入。行數武。髣髴似有一人遙立。手若持械。相向始頗駭。繼大聲叱曰。孰大膽。據此者不答。亦不避。又叱曰。麥司土。我知汝在此。速棄而刃。否則槍洞而腹。又不答。持燈近矚。非刃也。手倚一鐵柱。耳擊以杖。作聲至異。其人卽蠕然動。向前驟仆。奧未及避。竟爲所壓。

第十二章

時提梨薩兀坐一室。燈影幢幢相對。度奧必復詣綠巴稔。卽亦無所繫慮。寂寥無俚。以鍼滌爲遣。忽聞門外足音。蹙然已聞。搥戶聲。門者啟扉聲。意奧歸矣。而門者入白。

曰。密司忒伯林頓至。驚訝間。高已入室。提仰視曰。不意爲密司忒高羅德。時高色皇皇曰。然奧普利安在。提曰。渠當在君所嘗往地。綠巴稔是已。高曰。往見密司特美鶯乎。我亦欲見之。提張目曰。然則君胡以來此。亦知渠非居此耶。高曰。吾欲先見卿兄。然後同往。提正色曰。奧普利若在。渠不以君爲意矣。高曰。不然。我以此事告渠。渠且不遑他顧。提亟曰。何事。高曰。麥司土死矣。提曰。死耶。噫。高羅德提之。單呼高羅德也。以聞言。駭愕不自知脫口出耳。而高竊誌之。蓋四俗惟孟親始呼者不稱密司忒密司忒猶言先生提曰。麥何以猝死。高曰。死我家廡中。今晨始見。提曰。其自裁耶。高曰。死非其本意。彼追至胡利斯者。以珍物盡爲吾父得耳。提曰。密司忒伯林頓果得之否。高搖手曰。安得有此。麥妄疑耳。昨夕吾度麥必至。伺諸園。髣髴似有所見。僕輩亦言有人影。終夕戒嚴。又寂無他變。今早餐時。僕自有人死於廡。往視見大窗玻璃盡裂。麥僵仆於下。頸傷血漉。灑地爲之殷。提曰。曷爲至此。高曰。必恐吾輩追捕欲破窗入。暫伏廡中。倉皇間。頸觸玻璃。吭絕而墮。遂斃。提曰。死亦頗慘。雖然。殺吾叔傷吾兄。穢惡極矣。得此收局。殊不

足惜。高曰：然彼嘗以白刃自隨，所欲甘心者，蓄念至毒。噫！今已死，往事不咎，置之可也。

提曰：密司忒伯林頓作何說？高曰：震驚尤甚。今且病矣。渠云……提曰：云何？高曰：渠謂四人者已去，其三彼亦不久於人世矣。昔夕悉發所儲，神志俱喪。我察其色，聆其言，前爲汗顏，今則爲抱戚矣。然當知吾父與麥司士之所爲，實病狂之故。提曰：然久之，高曰：邦呢來此否？提曰：昨日來。高曰：濟否？提失色曰：噫，濟矣。彼將絕迹於此。正吾所願。高注視提久之，曰：如是則誤孰甚？提曰：君樂于婚嫁事，吾實不解。旣樂之，何以欲……高曰：欲親見卿歸邦呢耶？吾相士多矣，獨重邦呢。至女子中，亦未有足與卿匹儷者，以不世出之才，美締伉儷，緣璧合珠聯，正非偶爾。提曰：其佳處，脫爲我心許者，則任君過譽。高曰：卿固何所聞？提曰：以我所聞，彼實不足一顧。高曰：吾與卿相知，非一日不意。卿眼高於頂，提曰：否？吾惡鄉愿耳。高曰：邦惡得儕諸鄉愿，且邦於賢女子也，盡心焉耳矣。提曰：若是盡心，不如其已。世界本一假字，第邦之用假，則令人

齒冷矣。高曰：吾知女子且多有眷眷於邦呢者。提曰：若輩呢之何能概論。君言渠深於情者，何前與普利臥疾時，竟絕跡不一顧。高曰：彼恐開罪於卿，非故愒置。提曰：我不能效君喋喋。吾見不當意者，甯見常人。蓋常人無非分之求，尙不至介吾懷抱。高凝思良久，徐行至前曰：然則僕尙非常人。比耶提曰：否。密司忒高羅德君意旨所在，吾已知之。高曰：頃呼高羅德者，非卿耶。提曰：否。高曰：卿何善忘。乃爾提曰：要亦偶然耳。高曰：此聲猶留吾耳，乃自然非偶然也。提梨薩卿以我爲高羅德歟。抑密司忒高羅德歟。提曰：密司忒高羅德固矣。高曰：卿以密司忒高羅德所言與所行果相符否。耶提曰：吾未嘗不以君爲長者。高曰：不類邦呢耶。提曰：止。勿言及意。與普利亦心棄之矣。高曰：吾聞此亦殊不樂。邦當不若是之甚。吾雖不敢謂彼無瑕，可指然譬諸日食不久，卽明。若得賢女子輔之，他日所成就殆未可量。提曰：我非賢女子。高曰：卿亦知世之賢女子。眷我否。提且刺繡，且言曰：我知之。若密司特美鶯是已。高曰：特美鶯何足掛齒。提曰：此言不可令與普利聞之。高曰：然願實告余。凡女子之深知我

者其亦欲……噫。卿知之無待言矣。提曰：君非不欲娶耶？尤不欲娶清寒之女。高橫肱案上曰：人非蒙僂，孰能忘情前戲言耳？何足信我腦中嘗印有一女子，而彼女子……噫。卿知之無待言矣。提低首刺繡，高手稍近，不覺指爲針刺，提色不少動。曰：此君之過也。高曰：設卿刺我，將若何言？時作忍痛狀，提不語，已而淚潸潸然，下滴衣袖。高奪其針置案上曰：卿嘗怒我當我……提亟曰：我知君無苦矣，勿多言。高微啟其吻曰：然則其許我乎？提始猶豫，繼則默示允意，遂小語喁喁不已。

忽聞搗戶聲甚亟，繼聞第三號守者喧呶，言室中有變。提卽趨出，高隨之。提曰：奧善利在彼耶？守者曰：然。主人今夕獨詣下室，頃聞有物傾倒聲，呼主人不應，故特相告。言未已，提與高疾出廳事，有燈一，卽持之入祕室，杳無所見。轉梯側，忽有人呼曰：在此。此在。聲雖微，可決爲奧。高見梯後有一門，近之，梯而下。提從其後，高見奧仆地，卽曰：亟請哪克司醫士來。時守者亦下，提趣往謁醫。高屈膝視奧曰：非他藥尸仆耳。言次舉手持尸欲掀之，上尸體重不能勝，呼提曰：速助我，勿怖。卿兄爲此尸所壓矣。提

奮然竭力助仍不能上。乃力推遠之。提俯蹠輿側。持燈燭顏色。且握其手。輿曰。我將起身無傷。惟首部少痛耳。豈麥司士又來扶我耶。高未答。輿起坐地。熟視藥尸。驚呼曰。此爲誰。高舉告之。言未竟。哪至。輿述所遇。高謂哪曰。此實一藥尸。提梨薩與我前已見其在此。以其無大關係。故未白梅理士耳。哪卽撫藥尸。驗之高曰。吾輩可轉視其面。哪頷之。偕高挾之起。重倍蕞常尸。推之踣。鏗然有聲。忽見尸側有碎石一小堆。高呼曰。碎石胡來。豈尸體實儲此物。重復何怪。哪燭之又拾其一。熟視良久。訝曰。此非常石。乃寶石也。提驚呼曰。然則珍物竟在此耶。哪曰。何也。高曰。君不知三人捐軀。兩人冒險。皆此物所使耳。

輿聞此。駭絕而暈。衆亟昇之上。高卽鍵窟室戶。臥輿睡椅。移時輿蘇。神稍定。始視提。繼又視高。點首曰。吾知之。昨夕吾已料及此。哪大笑曰。甯獨君知之耶。君今能從君妹。意勿強其所不欲。我且樂甚。提欲言澀於啟齒。哪視輿曰。昔日之看護婦。吾意必令再至。輿曰。吾疾已愈。哪搖首曰。恐未。顧高曰。密司忒伯林頓。君能往覓之否。高卽

啟戶出。且行。且答曰。此我所欲。亦有事將語之。輿側身遙語曰。君勿覓。我已數過其廬。闐然不見。哪笑而他顧。輿卽起行。近牖提詰之。輿外指小語曰。彼非瑪喇墮耶。提噉之不意。特時果在鐵堡街也。

特遇高止武。問曰。君行亟。殆有事耶。高曰。有第非好音耳。特曰。麥司土事乎。高曰。然。特曰。吾早度及。請速語。彼又踵前轍耶。言時。幾不能成聲。高曰。否。不幸自斃。特驚呼曰。悲夫。吾父不幸。高曰。吾早謂渠與若有骨肉之愛。梅理士與普利亦知之否。特曰。我未之告。渠亦必疑及。此吾父狂易中所爲。君固素悉。此又安可爲渠言耶。高曰。然。則卿當時曷不痛諫。勿使禍人於父於友。責固當爾。何憚而坐視之。吾父與梅理士不死其手者。蓋亦僅矣。特泣然流涕曰。君勿作苛論。渠病狂。特迷心珍物耳。平時愛我殊甚。每言必從。此事吾何嘗不數數諫阻。吾父則曰。必奪我自由。吾卽自殺。且殺梅理士與普利。嗚呼。吾將何術而移其念耶。高曰。卿何不以此告人。特曰。吾此苦衷。又將誰訴。除父外。我無葭莩親。父所以圖暴富者。亦未嘗不因愛我而起。高曰。卿父

女胡判若霄壤。耶特曰：父壯時曾執事於美洲商舶，久而不歸。迨吾母死巴黎，父始至歐。攜我來英倫。察知比谷卽爲威廉。遂盡告我同約受給之事。吾亦憤憤。然比谷之死，吾實未知。至匿名函，欲令奧普利遠離。實父口授，使予筆述。蓋父必欲探珍物所在也。高喟然長歎。特又曰：至於應告白，踵門自薦，亦承父命，以踪跡屋內祕藏耳。高曰：然則卿昔日視若輩爲父仇耶？特曰：然。吾父自是每夕必潛來室後，取一短簡，令盡述室中事。我自受職後，梅理士兄妹遇我，厚仇念頓消。以此意白吾父，父亦心悅。欲我歸奧普利，詎奧忽疑我與人潛通函札，苦致詰問。我嘿然無以答，卽不告而別。無何聞奧病，總以惓惓不能釋，復呈身以司看護。後此情狀，君已知之。吾又何言。言至此，嗚咽涕流。高曰：卿欲見梅理士否？彼輩尙在舊屋。奧普利又有奇遇，甚望卿來。特搖首曰：我不能再見。高曰：此非卿之過，且我所處正復相同。然我不以此爲意。今行將與提梨薩成婚矣。特曰：此事吾早度及。高忽曰：有一言頃忘告。舊屋中珍物將發見矣。特曰：吾不願聞此。高曰：何也？曰：此物殺人，擾人，誠爲禍首。高曰：此吾曹不

任咎也。特迴身欲行。高問何之。特曰：將赴胡利斯。吾父不幸棄世。吾母又見背。終鮮兄弟。吾此行亦惟盡吾事。以報逝者爾。高曰：請偕往見奧普利。然後同赴胡利斯。亦未爲晚。特曰：吾不往。渠今日且三至。皆避之。高曰：卿將來何往。能告我否。特踟躕久之曰：然。言次。目注第三號。高知其意。遂別。

甫入室。奧卽問曰：君何不與之偕來。高曰：渠堅不欲至。意其以父逝故耳。奧曰：其父爲誰。高曰：麥司土。奧點首不語。高乃首述麥身死之由。奧曰：一堆碎石耳。能使人舍生不顧哀哉。高曰：石本無知。人實自取。奧曰：誠然。此時哪克司醫士與提利皆在下室。與石爲伍矣。君可往取擲。諸巨浸中。我不計也。高曰：我不敢鹵莽。言已。卽出。至梯側。見提尙疑立。聞哪在下。評論寶石口角。津津高與提吻以示愛。偕至哪側。於是高哪相與剖解尸腹。則金塊珠粒寶石美玉之類。纍纍然自腹中涌出。無算。當時固滿實其中。始知皮都魯身死後。竟以腹爲匱。儲積多珍。爲比谷深藏密守焉。

復於尸袖得一紙。有梅理士奧普利之份等字。高視之。知爲伯書。蓋分贖時。伯麥二

人作此爲戲耳。高色頓變曰：吾曹且上。哪曰：略取一二，以示梅理士與善利兩君。高曰：此非若輩所願。哪曰：當力勸之，自可邀聽。乃持燈上高默忖窟室中，前旣無隙可入，或梯後有路相通，未可知也。旣入室，哪滿舉寶石鋪置案中，精採瑩煌而提。奧竟不一顧。哪再三陳說，並竭譽寶石之美，百端慫恿，娓娓可聽。奧等始移坐案傍，低首注視。高統計尸中所藏竊憶其父十倍之言，誠非虛語。哪謂奧及提曰：今得此一生，喫著不盡矣。高曰：藥尸本君分中物，有名在可驗。君取之不傷，廉慮得之，贊擁之，允當輿推石而退。曰：此非我所願，有將返諸其主。哪與高皆笑之。哪曰：試問君將以何道返諸東土耶？事隔數十年，何處覓此舊主？且此聲一播，僞承者相屬於道矣。君又何以處此？奧曰：可請駐東領事探之，倘以故事之要目詳告之，則原主存亡不難立辨。言未已，哪曰：然則可速揭藥於報章，真原主容未盡亡而僞原主生者，且不可勝數。君甯能特具隻眼以償真而黜假耶？奧不能答。

久之，提曰：奧善利吾輩非安坐得此者，憶曩昔驚惶憂懣，幾至殺身。此時卽得小償。

亦胡。不可。且應。得此物者。非止吾輩。兩人。顧高曰。高羅德。欲卽分置此物。否。高曰。我所欲爲此者。爲免生他變耳。奧曰。瑪喇渣。亦應有之。彼麥司土之嗣也。哪曰。是必然。惟姑祕之。以待其來。渠惡此物。已至極點。先告之。且絕跡不至矣。三人皆曰。然。奧等歸旅館。高哪仍置寶石尸中。蔽以殘物。封塞窟門而去。翌晨。運取旣畢。高察梯後有穴一。甚窄。非麥司土不能出入。而室後煤窖。亦有一穴。乃於梯後小穴。驅一犬入。犬狂奔由室後小穴出。昔者麥司土。蒙假面。僞爲塞磨刀。庭後嘗乘齊司門炊爨時。入洞至祕室。竊取各物之祕道。至此日。始探得發現之。以釋羣疑。

高又思囊件至大。轉運非易。何以內不爲齊司門所見。外不爲邏者所疑。詰諸齊。齊言。庖所。每日必棄殘物桶中。令塞蒙攜去。除此外。手中空無所有。翌晨。彼又攜空桶來。日日如是。無他見也。高聞此。始知麥乃藉此。得以日漸轉運計。一囊之大。數日運之足矣。且邏者以尋常殘物桶。不復經意。故麥得遂其奸。高探察甫明。而伯林頓遽逝世矣。喪葬旣畢。卽與提成婚禮。提亦忻悅逾恒。兩意相投。素願初遂。樂可知已。

奧貨宅之日。猶巡視一周。守屋者曰。晨間有一青衣女子來。徘徊久之。始去。奧曰。留名否。曰否。我遵主人命。止其入。彼自言由派爾旅館來。意亦一好事遊客耳。奧未卒聽。立出。至波士畝。覓派爾旅館。投刺入。特令肅客入。既見奧。特傲不爲禮。若未相識。呼曰。密司忒梅理士。君有言欲告我耶。奧知其故作此態。顧室無人。卽起而攬之曰。我欲見卿。我欲常見卿。別我多時。抑何其忍。特聞此。潛然淚下。繼乃微麾之曰。吾近於倫敦學校。教授音樂。此來不過欲視舊屋。及……奧亟曰。及舊人而已。所欲旣遂。卿忍卽去耶。噫。瑪喇。勿以他事語我。亦知我想慕之深。匪伊朝夕。特拭淚小語曰。每憶及吾父所爲。卽愧憤自容。無地。奧曰。處渠之境。此舉動亦勢所必然。而今已矣。亦可哀憫。吾近覓得珍寶。可值數千鎊。卿父受給其所應有者。今歸諸卿。誠非分外。高羅德亦已得伯所應有。行與提利成婚矣。事有可援。吾二人當同受此適心之樂。特愛奧深情。至是愈篤。遂訂白首之盟焉。

徐吉詳著

英文實驗定性分析化學

化學中論分析之書大都專重實驗而不及理論故試驗雖有良法而學者未明其理過目輒忘是書力矯此弊理論實驗雙方並重教者無搜求翻檢之勞學者有得心應手之樂且書中英文復極簡明適合中學程度或自修或教授皆可用之

清文匯朝文匯

定價三十二元 特價十八元

一千三百家

一萬數千篇

一百又一冊

一代文章必有匯刻之本以集其大成在唐有

文粹在宋有文鑑在元有文

類在明有文在萃其精華蔚成一代文章之府清時雖有文錄之刻然成於嘉道之

年道咸以降缺然不備本書成於清

之末葉首尾完具其搜羅之宏

富較之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明文在諸書又遠過

之一代之文獻盡在是矣

書無多購者從速

寄售處

館各省分館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黎 選 續 古 文 辭 類 纂

共十
二册

一元
六角

是書為遵義黎庶昌先生

所選繼姚氏古文辭類纂

而成與王氏之續古文辭

類纂大旨雖同體例稍異

王選祇及清朝多至四百

首是書則上自周秦下迄

清朝清朝文雖祇二百餘

首頗有溢出王選者而奏

議辭賦敘記則又王選所

無故已讀王選者更不可

不讀是書以一證其異同

丙午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戶 續 記 一 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原 著 者 英 國 華 爾 登

譯 述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編 譯 所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北 京 保 定 奉 天 龍 江 吉 林 天 津 費 陽 濟 南 開 封 太 原 西 安 成 都 重 慶 蘭 谿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安 慶 長 沙 桂 林 漢 口 南 昌 雲 南 南 京 蘇 州 杭 州 溫 州 廣 州 潮 州 香 港

※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